

文肅公王荊石先生文集

書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書

尚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六部堂上官

謹啟僕所以去而復留者專為

冊立一事故慮不容不深今二三年之旨屢申

而皆以羣小激怒為詞則目前事機之難動明

矣就使力爭而得勢必將待來春舉行則何苦

必於冬前啟口以大事博一擲耶僕適與二閣

寮議欲於數日間先請
召見不可乃請

冊立大約以交冬春典宜預則言之有名

上亦難以見格若渺莽如故然後舉朝相率而
爭之死生去就可以無愧萬一不能少待匆匆
激忤則其勢更不可收拾僕雖以死謝諸公亦
何益國家之計矣敢煩翁一傳鄙意于貴寮孤
臣赤心想必爲同志所憐也會愁病相迫不能
躬詣奉告代布草草惟亮之

顧冲菴總督

昨蒙

召見

天容睍然

天語翩然弟止奏得

冊立一事頗蒙

首肯連上四揭催

九廟神靈或有相助何論人之量我否也東征
事若遽召經略而責督撫以歸束亦無大難但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一
恐羣少年又疑事體弄壞借人擔擔只得且緩其詞擬旨勒倭盡歸耳閣中原假便宜于闕外其力量事體不過如此而弟非敢有所避也

周衛陽司馬

僕幸得

天顏一睹

備宮大定無疑而昨日又奉

御札有不可下同親王之論卽如是將來兄翁可以安枕矣但所苦傳買多費弟隨有三拙乎之隨以部臺諸公苦勸爲大典將順而止弟一日不去一日不敢逃責矣

鄧定宇侍郎

前使者發後生固已日夜虞大疏之復至也太夫人健甚此實得於洪丈卽洪丈且欲挾太夫人一相屈而生豈得無引領乎今此望遂已無可言者第請就來教質之丈謂橫耳所聽無違順橫心所念無憎愛此兩言者得非孔子以上事乎今丈之學術其已至乎未也僕不敢知若

自審未至而必待坐破氈柳生肘之後即心即佛而方試之則孔子未耳順踰矩之前終不可以從政乎孔子沒而三代之後士遂當秦越視世患乎且丈之稱曰避賢不識所謂賢者賢于丈之賢乎何吾丈自愧不若孔子而目前世人擾擾孔子之何多也僕以爲祇此人我分別想已墮入違順憎愛中矣老文學之言是一說而有如世不可待身不可待俵俵然懸遠期抱空券而謂人曰我將以有爲也俟河之清人壽其幾何哉昨日蒙上召見頗哀愚誠而大計猶似未決適洪丈見戲謂不知定宇處此更有何作用耳從此德音日遙萬萬爲國爲親自重

梅衡湘巡撫

捧教知今年貢事較精采人之相忌不早用公於遠豈知正所以成公也貢馬旣高壯盍就此講求餵養之術使馬不損軍不困一旦更得其用耳僕頃蒙

召對之後

上欣與往復問答數四其詳不可外傳乃知
冊儲猶豫之故不老無疾一言毫無他意而羣
少年睥睨兩宮一毫不着則有以閣部院異同
之說別生事端而不知其愈巧愈拙也兄亦可
以無憂疑謗矣

劉和宇詹事

僕雖名綴首揆齒摘下壽乃其中千芒萬刺曾
不得如農夫野老一飽一卧之安惟是骨肉聚

頭粗遣朝夕而家故又爾爾歲行盡矣萬里未
歸之人愚母子相對飲泣不暇何暇言國事哉
主上明聖幸得一召見而其所感動止此然亦
喜將來

國本定無他虞惟內外漸多事爲參政他日憂
耳

李漸菴總憲

危言狂論喜名釣竒此原非吾事但其中要認
得真與不真徹與不徹耳朱考功好名而徹者

李定武負氣而真者也僕親之重之知其必惜
廉恥必顧頭面不諂不貪不險故足任也此間
顧鄒兩吏部雖去僕終念之皆有本領末路必
不墮落者我輩今日爲國須作養此未彫赤子
高明裁之

董潯陽座師

方今人情鑿空杜撰以不肖待人則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無不蒙致疑者其求全責備以聖賢
望人則堯舜所不能謀責育所不能舉無不蒙
督過者而抑又有恠中之恠焉夫疑之以不必
疑則信之以其所可信可也而

上之口傳不信手札不信則閣臣豈有此飛天
使鬼之術責之以至難之責則任之以至重之
任可也而一批駁謂之爭權一主張謂之生事
則閣臣豈有此左圓右方之才嗟乎苦矣乞骸
疏已草成會
上忽然召見且許先行

預教之禮小子見

儲位大定以此又隱忍少住耳李見羅三請而後見允此聖主之明門生何力之有許敬菴誠如師教方今海內真朋友其駸駸得地可託安危者幾人王弘陽雖嘗見忤而其人才守卓然不敢不亟稱其善但不知在浙行事何如苦冗不能細及惟我師亮之

李及泉巡撫

擾擾經年幸得

主上一對面小疏初入聞

上頗爲動忻然發票會臺省救章入竟成遷怒將原票盡改此皆

御筆發會極門諸司歷歷共見者前此無不皆然而吾臺以爲生等心跡至此方明乎教中紛紜浮議真如太虛浮雲以生言之奚啻浮雲真黑風鬼怪耳

王對南相公

微天之幸青宮出講此實老丈手縑絲緒以付

三才圖會卷二十六
織人似已別無可慮目前獨有東倭之議極其
支離大都在始太勇後太怯闡外聽于闡內畏
議論甚于畏倭此聚訟之所由起也教中甫大
雷小馬疾轡鬆洞然如見矣比來閣臣輕塵弱
草人皆思以撼之即如劉詹事何攻之急而詞
之煩一至于弟之知詹事實不如老丈之深
然使此議發于翁則人必讚服奉行當不至動
相詬罵至此也

鄭崑巖巡撫

比者不佞拮据上下間唇舌且乾肝膽欲碎蓋
才能不及前輩什伯之一而事之難處萬萬出
閣雖成傳買之命又下矣
主德之憂豈獨在國本之未定哉山左之患總
關元氣適與戶兵二老言之皆蹙額無措教中
所請約三萬金此則或可處耳班軍當免久悉
亦已商確再三不獨該曹無肯主行即邊臣亦
復有異議者會更擇議以報也

彭魯軒御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伏惟公臺憂國因以出講事定爲慰顧此未足
慰也乃不佞微叩
上指止法

世廟了無他意而後食始能下咽耳

聖主心跡尚爲哆口所疑而不肖安所逃謗又
安所徼功茲重枉公臺爲之擊節而愧汗且淫
淫下矣朝堂喧闐誠非盛世所宜有不佞第不
與之爭是非而與之論綱紀今嗷嗷少定以此
差不愧公若主張他事闕失更祈公之見教也

陳南濱御史

生頃侍文華侍讀班而出

皇長子儀觀偉秀舉動詳雅且英資敏悟一出
驚人而

上復於宮中親圈課做慈念藹然乃知

冊立濡滯真吾黨激之耳比有人云建言不當
分別一分別便惹是非此則是率天下而趨迷
寬捷徑也六十老人不能更作此誤國之語吾
公其謂之何握手在邇諸留面悉

曹嗣山兵道

近者出閣之事乃

明主自以父子至情假口札于不肖而不肖屬以煖閣一召遂爲世所指目今低頭入守雌法門而吾臺無所復望之矣

黃儀庭尚書

蒲輪未至日夜搔首以盼而何意門下更作遲局然雅志有在生等不敢再向使者前作兒女咕囁態滯天疏上矣而

明主畢竟忘前忤趣

詔益急此實天扶世道非特生等二三兄弟之私快也

吳小江司馬

往門下自南中請急歸也蓋維摩示疾意固有在而迹微詞遽使廟堂不覺入其環中今星光劍氣耿耿照人而尚欲久恬雲卧豈可得哉不佞初出山所推轂三人而其一聞已向衰其一頗不悅于新貴用事者惟門下純金粹玉萬口

歸賢兼聞體履加康神用無改此天之所以毗
王家也

溫旨既出理無反汗惟鑒之

黃麗江御史

適浙中有談山陰毛令之政者以爲真古循吏
又有談其鄉行者以爲真古醇儒而三年不通
一字於座主僕陰識之不識高明謂此子何如
人也又會稽有一士夫周應中艾太僕稱其清
操正氣不容口若果爾雖卑官廢棄何惜破格

一薦又不肖前啟以沈太僕季山爲託不識曾
留意否恃雅敢附及之

李臨川叅政

謬悠再出因感世風貪競如火之災竊計方今
必獎得真廉而後可以懲貪拔得真隱而後可
以止競然則老丈之一推關係豈淺鮮哉竊謂
處老丈之時則業嘗委質爲臣有東西南北不
可逃之命而年未及懸車官不逾舊秩以官爲
寄以吏爲隱未必不肖等餘羶遂能相漫也勉

王泉臯巡撫
之一行冗遽草此以復

蓋鄙人再入都而所嘗傾蓋清方之士間頗爲

陸太宰屈指數之今其人定何如哉吾道不孤
已儼然見門下秉鉞而西殊恨風萍寡緣有鄙
吝復生之嘆耳使來伏奉長箋獎藉謬悠一身
人情墮淵加膝其懸如此禔身致主膽略不効
何辭以謝君子聞之故老不言之言無事之事
千焚百結會當自解門下請以此術試嘗番虜
間而不佞比亦知翻然從事於此則尚可支離
豈習氣錮之終不可化也幸教之

徐龍環給事

運軍之苦生死已聞之會有傳沈郎中整頓一
番稍稍蘇息者茲奉來教乃知法外奸罔何所
不至即當與該曹如議奉行也

趙南渚巡撫

驛遞之濫已極若部民敢撓臺長之執法豈可
不一駁正方今士風止爲解差大臣休休二字

以爲不論是非皆當直受不佞殊不敢謂然要
之如劉公之事則又可笑而不足怒也

李碧筠侍御

爵往見敝鄉小官得選滇中則徃徃動色相慶
可見遠方樂土易爲吏公臺不惜任怨一搜剔
之此去秀全苗善政之大者也獨苦貢金再奉
嚴旨生等薄力僅得減五分之一殊有愧於左
右耳幸相機圖之

田東洲巡撫

明臺每事於簿書舊套之外釐刷井井敢不奉
行倉場選法縱有小出入不得不爲安邊曲處
至於倉官旣欲久任則須着意優恤而常俸不
可得加不識以何優之此輩窮官倘久任無出
頭之日而清廉無破格之處未必不化而爲武
弁也幸吾臺再思可少設官而多加俸否外新
定營馬罰條確不可易併此附復不備

梅衡湘巡撫

公之料事多中僕深服之但如近事亦止是格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面伎倆而公比之魚水之懽則誤矣且喜得公
處展驥之地揚眉任事不憂其他也自古未見
有譬馭夷於養鷹者公之力至於飽能使之飢
乃真作用耳外周李二公推補事宜謹領教矣

顧冲菴總督

古稱荒政之難盖莫難於兵民襍糅之地此着
不得一分麤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弟
初聞雅論欲通融自處不煩解官意雖避之竊
恐頭緒多端急難措手今得大教如古人畫宮
於堵頤指如意天下更無難事矣諸省適奏到
便宜無他竒略止以煑粥爲第一義不佞竊頗
心疑之人之朝暮飢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
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吾兄自謀之暇倘更有
餘策可賈人否

李對泉巡撫

比亦見計曹窘感之狀稍慰藉之使毋惜小費
以誤大事而屬以四面請求其勢愈索故不忍
再強今門下指引勅書鹽課爲言合當相與力

賚成之耳量留班軍適已爲山東開例但恐兵部以援例者多又起恠心嗣更酌議以報也

彭魯軒巡按

昨於司農造船疏中擬批再議權宜之策蓋專指改折一事也而該曹慮專國計怯於主行茲得公描寫淋漓譬同舟之人篙楫並拖庶或有濟耳公何乃自謂去年停工之議無當以生言之使四十萬金早費於此今年又不知作何狀也民窮財盡將來斷爲可慮以此決計盡撤東

兵且事根本高明謂何

趙南渚巡撫

頗聞占象家言中州荒亂未必無事當預物色長才異能之士以待緩急而目前未見其人也如何天下有心人方料理天下事便中希不惜嗣音

陳南濱御史

承教使人寒心慘骨地方事勢如此有司殿最豈可只悠悠照常公臺既有此大議必當先題

而後行若附于復命疏後則似緩而不切矣公
臺自是天下男子必不可爲之骫法避怨也

陳南濱侍御

語云善均從衆今言散銀便者十三四言煮粥
便者十六七則宜何從兩令之事果真天亦當
誅之會便即當傳達彼地方時勢至此非重法
不足示懲也開礦議此亦中丞力爭以爲不可
者觀吳指揮稟帖可見公一紙書賢于十萬甲
兵今亂民尚可化而朝中賢士大夫不可化柰

何柰尙

鍾文陸光祿

公此行單車數千里兼道而馳蓋勞甚矣鵠形
鬼面羅于前而揭竿斬木之徒伺其後亦甚苦
矣乃

主上儼然以百億元元元之命寄之其殊隆鄭重
百倍他遣生知公之踴躍于行而亦知公行後
光景必將化疵疴爲太和銷甲兵爲農器也捧
教十萬餘金即時散盡而且次第由親及疎人

人果腹大儒俄頃之力豈小補哉生頃聊假捐俸爲宮中募緣疏引而不意其事果諧今速發速賑已十分出望外公自此亦當內顧根本外防徐淮等處之援例以義裁恩而行可也

鍾文陸光祿

承教郊令之貪實真天下無心肝人明主赫然詔逮所謂聖人之勇一怒而安民者也聞地方天澤人心十回其九此公臺俄頃之効譬夫即死徼比無量也

鍾文陸光祿

承示二令不職狀具見風裁貪吏禁嚴如此據所叅陳令贓數且及格矣而禮官方新行重教職之令日後有庸猥如張令者恐亦不當槩擬改教也此飭吏治塞倖門之第一義耳惟公臺留意

陳南濱御史

承諭吏治賢否混淆誠然誠然此不肖日夜所腐心者也原武令旣審知其寃縱事已前決不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妨再與伸叙若墨吏私罰贖以充囊縱奸積如山而稍假搏擊豪強奔走期會榮名美秩皆歸之矣茲幸公與趙中丞從實整頓一番爲元元造福不勝幸甚

鄭崑巖巡撫

適司農喜色相告謂東省人心大安而聞之趙司寇登萊一帶尚枵腹嗷嗷也來教賑貧民防亂民及區分各郡銀米等事可謂良工獨苦生昨因河南直指來別勸其目前且停止簿書專

理荒政不謂偶觸門下同然恨不得遂借台鉞兼鎮兩藩耳據趙孫二司寇斷謂賑不如蠲生亦嘗親見賑之無益斯恐門下別有術如委託得人未見果無益也抖擻精神掀翻窠套其中更當以不擾爲權輿而精采佐之適朱公祖書來謂浙直羣少乘倭沸亂之志其事已發據此景象謂當事不當早發而必求臬可汗斬樓蘭則不肖所不敢任已

曹仰筠御史

淮揚之民貧已徹骨茲重之以災沴爲虐而河
工海戍紛紛未已此安得不爲深計也承示蠲
賑疏草敢不奉行輒此附復

李桂亭給事

大疏已特旨下部矣蠲賑自當從優但適又見
外議謂蠲恩不及貧民賑濟止於朝夕謂必當
寓賑於河工而河工若加派于民是又助災爲
虐矣幸高明裁之

沈玉陽巡撫

減糶便宜此本部議而通之於郵貧之中寓防
奸之術筭至此真無遺策矣但聞貴部雨澤尚
慳恐二分貯倉於空手待哺之民亦尚未給不
知天意竟何如人情竟何如耳

鄭崑巖巡撫

承示蠲不如賑之說果然第煮粥亦須有次爵
親見敝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藉或謂飢
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場不宜寫遠今有司
能精心及此乎比見盧掌科自貴部來稱道梗

已通皆門下指揮消弭之力且時雨露洽天亦助順自此可望太平矣

許益齋巡撫

大議與董道長所見略同該曹已即日議行矣第限以五十里建廠則飢疲仰哺者恐不免奔命之難而民間見有司急米或故昂其價反爲畜資不識更有便宜可展轉無礙否

章念清御史

比者水災倭患交棘議卹議餉紛紛矣大疏警

策敷陳洞如指掌真

九重修省之助先是部議已留漕糧十三萬石尚有餘羨欲留治隄之用寓賑於工而兵餉則未之及也蓋頗聞釜山倭耗漸次入海目前未必能遂南當事者因姑爲累黍惜費之計而不知己增之兵不可遽減應補之餉不可終負會亦當多方酌處以報耳先是鹽官更議時僕固已私爲選公言政體未一恐有志者必不樂就今不意兩公果稱病矣即如來議非大改創一

番恐終不能鼓舞豪傑也

胡葵南知府

放賑之命不惟爲事擇人且爲人擇地固知公雅能辦此

九重聽卑業不靳數萬帑金發棠之請豈嫌再三主計者已先爲奏捐八萬雖不能盡濟燃眉投醪飲河要在公善行德意耳

張仁軒巡撫

羣盜蟻聚則爲賊鼠伏則爲人門下不膠一見處之在文武之間宜乎用力省而其効速也就中反側未靖散而復合此恐必有奸雄挾飢民爲亂者第鈎致一二誅之而衆且自輯譬之治絲得其緒而理矣發賑之命此時想已久聞又會其霖與主恩並霈無非門下至誠所感而特不識有司奉行虛實何如耳幸詳示之

郭希所巡撫

大抵流民最難處招之則無所仰食驅之則更

以生亂此向來當事者于開糴放糴之間處之
未得其平惟高明折衷其間則幸矣

趙南渚巡撫

蠲折疏草即當與該曹議行矣外示王中丞東
修至行游刃通才生久知之入都後已歷薦該
銓諸公間未見有首肯慨然推轂者蓋悠悠海
內皆私其親人情或以此見疑而不知此公一
面未嘗交一書未嘗及也茲得門下片言表章
其重萬倍抑亦使人知不肖器才每在形交之
外或當見信耳中州尚聞有張滸東孫常山其
人何如可備物色否

孫月峯司寇

伏惟朝望表表向所以屈分陝之任者自爲長
公避嫌耳茲復何辭教中賑不如蠲之說不佞
自五年前言之而恨未嘗特拈出無田不荒之
說今幸台駕且至明目發揮一番計臣必當有
悟也且俗諺稱富家爲從容貧者爲急迫大是
有味今之紛紛知責逋無益而勢不能通計三

十年之盈縮大抵皆以急迫故也我丈既有真見何不單題一疏爲百億元元造命乎力疾附復不次

張仁軒巡撫

門下之請亟矣該曹據稱先覆桂掌科疏已擬恩澤數浮于來教之外似可無容別議陳仲弓爲吏不問盜賊而問骨肉相殘于今復有此人否
明主方下安民之詔幸門下以實行之

孫東瀛織造

東南民力竭矣門下之力亦竭矣間者生等亦嘗具揭懇冀仰分萬一之憂而寬詔未傳乃來疏嗟唏慘怛究盡商民之疾苦此真感天動聖之一機耳生向者但知民苦不知商苦今展轉相累勢且奈何門下爲
明主竭誠盡計久之必自能上通不可更着一分爲身爲名心知難而遂止此則區區私望也吳中洶洶頗聞將乘倭發難倘可密報

聖人爲儉勤一助否
朱鑑塘巡撫
緩征疏草乃東南百億元元命所關今順風而吹託蔭而庇安敢不盡力適聞王掌科又有疏可見人心同然仁人君子即以此蒙畏狗之疑不肖亦且相爲其之矣

李及泉巡撫

頃者賑饑之事生等聊假捐俸游說

上前不意其事竟成此蓋九重德意先定何敢分天功也吾臺開府地近自不同外臺第恐此例一開則南九卿各監司安得寡然今定擬已之以省解運煩擾幸台亮中外紛紛如此生之辭恩乃辭罪也何煩置齒頰哉

陳南濱御史

賑事且報完矣而公之以便宜設粥爲貧民續命此一事念實心不知活幾萬人努力成之大幸也保留疏尾一段灼中吏治膏肓不佞往於戊春大察時不敢行卓異之賞蓋今有實見實聞

王文獻公文集卷三十一
籍口足下更足自信矣之賞蓋今亦實具實聞
東征事緒至今報而十竟八九矣第西浦之倭
其情形似尚在順逆間渠若必欲坐而挾貢則
兵端方始即中諸少年有異議者其意恐倭未
盡退而翁遽還朝嫌卸肩太早慮有後變此則
似爲有理二萬兵留守目前尚不駭聽若更無
減撤之期則兵心久而將動且使朝鮮歲歲爲
一二人東道主客主俱不安矣請更裁之愚謂
必得國王自疏請留而後斟酌許之目前可以
見留去後亦可以免累至於劉綬之加銜專任
則惟台意耳

張元冲操江

訊防在邇頗聞倭奴未有南意臺下得從容爲
備將官廢閑中尚有人趨早物色之何如良藉
來教雖盛稱周直指之忠而此公報疏却尚牽
中朝餘論不肖會當以已意規之蓋安公即所

以安邊也不肖會當以已意賦之蓋安公明庶
柳賡虞御史節之忠而此公辨疏味尚率
前大疏乃卓然議論竟不得下可歎也僕何幸
得以赤心見信于君子而又以時勢之難見諒
愚意原無難者但求士大夫各吐本心各核實
事不責人以難而天下之事皆易矣東征一說
封貢必當盡絕自是千古定論謹如尊教矣

李提督

班師在通雅意不以弛肩爲樂而以厝火爲慮

此古賢不以賊遺君父之心也教中所云僕亦
念之度留兵多少無濟於用而朝鮮又似不可
久留者已主議撤兵專守內地公去留便宜具
在近

肯中一以息公久勞一以防人復議斷不使公
成北山之怨也

石東泉司馬

適見顧總督塘報稱朝鮮與倭攻殺等因如此
支離必難成款且福建又有疏不如乘此貴部

上一疏絕之大約言本所以羈縻約款原爲朝鮮今朝鮮既自能復讐且不受邊臣節制料無求於本朝而倭既與朝鮮生釁料亦未肯遽歸將來倭難責我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趁此閉關絕封乃爲有名非爲前紛紛之說遷就也愚謂如此既免紛紜且占地步惟高明裁之

許敬菴巡撫

太宰摠憲一新而士風只如舊日今極意爲濡忍堅定使之自服而以其不可知不可能者付

之天耳正郎純德之士其推舊省弟寔與謀而陰贊之今事變忽然勢不能救負此君矣朝鮮兵無論倭歸不歸自當速撤撤而後圖他患尚得中策不然糜餉于內兵變於外乃亡國之形也適謀之月峰司寇亦以愚言爲然幸高明更裁教之來札中有民窮財盡之說本所以兢兢不敢言快意爽口之事正慮此耳

顧冲菴總督

承已受代于寧遠內外事機皆決于此此弟前

啟中所以不敢主張緩行之說也號令劉綎牌
先聲後實已是第一勝着適又有少年議欲出
題先考老兄而後行事此則弟死不敢從老兄
但自保能爲趙充國不患弟不能爲魏相也但
中朝元氣壞盡恐必不容人有功識微君子念
之真當慟哭耳

顧冲菴總督

適福建又有傳報倭情大意主於絕而其稱倭
實以敗歸足可證中朝議論之謬然欲利其弱
而更爲行間募兵之說則迂而可笑矣今幸有
朝鮮挑釁一事愚謂乘此絕之有名倭難責我
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而於前後旨意亦
不相背棄老丈當以爲何如

錢淑湖太僕

承採行愚論竟此歲終舉劾之事而疏中因事
論人最得大體以此持平天下可矣扣留銀拈
出解京從來諸公無及此者當此兵興用訕之
際一金足可當十而該曹之踴躍奉行可知也

田東洲巡撫

辱書娓娓數百言老成憂世之思有出於言表者不佞謹再拜受賜又再拜受規凡今鬼夢紛紛不佞自合於前生理會夙業可以爲飄瓦亦可以爲礪石乃

明主方自信夫夫明斷而諸公苦證以爲籍手於人此堯舜之所不能受也教中靡激二字惟其臨實事而靡所以爭空言而激激之利大而靡之害隱惟其避害所以趨利耳我輩但實見得是爲此不爲彼舉世皆醉會亦有獨醒者不佞所以復明教止此矣

薛隆華御史

楊酋之事據向時諸公請剿以爲衆叛獨夫可願指就縛而調兵數萬之後且有傳賊巢甚堅勝負未可必者一何前易後難之甚也今此酋方有疏乞哀朝議欲且以生路開之使諸公得隨機操縱可以收拾不識高明謂何董少叅招撫播民亦制賊一奇公當稍激勵之餘不具

王泉臯巡撫

伏捧教揭爲貪功將官議處此所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門下防虜在幾先而指麾得大體如此敢不敬服愚以爲瑣瑣蟻鬪無足煩兵即楊應龍惡聲著聞而使其肯俛首就拘恐亦當以鎮靜處之若必欲夷其種落利其土地堂堂中國之富强恐不必在此也高明裁之

王泉臯巡撫

目前臺省大臣門可羅雀而小官外吏裘馬休休然此安所從來也來教淬礪諸司以此爲第一義得其本矣至于徼外雜夷原非孝子順孫因俗而治自不難處昨朝旨所以放寬楊應龍之意想自能言外悉之蓋機不先露使之不驚則該省便於操縱僕竊料此酋聞風其勢必來聽理來則量其情罪輕重處之不來而後剿此不易之定議也

王泉臯巡撫

前者楊應龍之事不肖固一言以蔽之待其不受攝而議剿此堂堂正正舉動豈容再行姑息遲之又遲非畏其強直道理當如此聞此酋已幾爲獨夫桀而尚敢負固恐其下亦有與同死者倘遂進兵不妨過計防其狐嗥豨突也

林錦峰布政

楊酋之事蜀中已有報來前軍頗失利而上意爲之大動傳

嚴旨切責矣此酋初據言者以爲蠢爾獨夫故弟等擬

旨止下擒治字樣今忽聞出兵數萬又不能克會

明旨正以他事怒王中丞將來恐相累不淺奈何奈何昨本兵先見此酋辨疏以爲尚可操縱擬開一生路與之今畢竟難處不免付便宜于兩省而王中丞且行譚中丞新至又恐不得不勞老文獨任其責耳近來宇內之勢已如破屋禦寇四面不支百凡慎重是祝

吳泰軒御史

播州之役前者諸公主議以爲擒一獨夫勢如
拉朽不佞固心疑其不然嘗遺諸公書謂此酋
敢於憑險拒捕必有同死而今敗書忽聞
明主遂爲之傳旨切責此酋又會有辨寃疏上
甚費處分將來又恐如安國亨故事奈何奈何
王中丞素著清望其治蜀之政亦卓然而科疏
一入
內旨遂欲以入已賊坐之僕等力解乃幸得以

交際行勘蓋謂是人情所有將來可以收拾耳
望公臺共體此意稍寓忠厚於正直中亦請毋
累兩道長可也顧此事尚易處而楊酋之事不
決則難處愚謂以夷攻夷乃制馭上策若一一
盡仰力於我兵隋珠彈雀毋論中與不中總之
爲自損耳高明裁之

鄭慕塘副使

僕病蹇餘生譬之折鐺敗鼎
天子猶欲理而用之匹夫之節敢復固守但邇

來朝議又不覺曉曉知我者不思其稅駕地耶
邊烽戒嚴知公自不免賢勞然僕嘗謂方今憂
不在外而在內議論多可以敗成局而形骸判
可以生釁端即貴省播州事亦其一也高明謂
何

劉石浦誠意伯

生自出山以來輒見門下條陳疏得教乃承與
許給舍議論不合狀此正所謂上殿相爭無他
私忿門下恐只宜以理勝之如勲臣奉旨而自
請入朝行邊幾于結繩以前事少年不將愈有
辭耶生之苦口前已累爲門下盡誠而不自量
然意則忠矣惟高明幸垂察焉

胡龍滙御史

示獻策例藁宗慈長風之慕子牟魏闕之思固
知不爲榮進汲汲也第浮俗多嫌或恐以迹疑
心而該邊廟畫亦似方有次第公臺此舉不如
且待祥禫之後移孝爲忠庶不至重駭物聽耳

朱鑑塘巡撫

外示量留倉米平糶之疏司農業先處就其數
想吾臺具悉即報中矣適聞敝鄉人言去年秋
成僅可六分今米價遂踊吾臺再有疏來不妨
時時點綴使

明主知四方無一可恃少顧根本此亦匡主德
收人心一機也專此附復

蔡懷峯州尊

頃江南風聞事不肖饒舌朱撫臺力勸其慎而
又慎必不可株連善類也今奉來教吾臺已先
得同然要之描寫在人欄柄在我茲不肖危病
中自誓必不至死者亦恃生平有此些小陰隲
耳力疾口占不備

朱鑑塘巡撫

向聞吾臺以勘疏

留中杜門待命爲之憮然苦病次無緣致一詞
効忠大抵

留中之疏未必盡閱首尾或見竒事新事
上陰有所刺訪待報而發又或欲獨斷處分以

示鄭重至如大疏尾有求退一着必是未曾看
及檢點偶遺何過自疑無病而多也吳俗多訛
世情好伺萬萬當慎而又慎以膽力鎮之方便
濟之謹密布腹心此後不敢復有言矣

王逸季文學

丹徒誤招鄉紳有傳至者不肖業已手又發去
了無及於兄兄當一意爲顯親揚名計可也世
責日苛兄試觀老病年來事事克已而怨讟日
至此由少年不能養望之効鑒于人者知吉與
凶可不是務乎閑仲兄廷試第六平生無此屈
也然大比必不落後兄當與努力爭先耳

曹嗣山兵道

適撫臺報來地方奸徒謀乘倭作亂士大夫子
弟誘入其中今已有就擒者不佞爲之戕戰廢
食此等萬一不真則撫臺一發之後何以收拾
此緩急安危之隙吾臺聞此豈更容俟駕而發
已

馮琢菴詹事

來諭否爲疑根疑爲爭根爲今計者非格君不足
足以用人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
十餘年之強力忍詬則得君亦不易居常自念
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
貞皆輕捨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効之
則又不知何如矣足下試設身處僕縱欲以頂
踵報國豈能強八十病母久圍之長安中耶則
不免爲其小者而姑以其難貽吾用韞可也屈
指開歲榮假當滿若星言赴闕或尚及執手一

談諸惟爲吾道蒼生自愛

王對南相公

比見台翰周環捧讀尚未釋手而見訊之箋又
至矣弟之不忍欺翁猶其不忍欺

皇上也乞歸諸䟽字字皆真而翁僅以爲目發
赤瞳而已則弟于同室之內尚有隱情而又何
足以厯翁之見問哉放鬆一着之語弟初實勇
於請事而比者身當拂鬱始見其難論事勢則
着着不得自由論地步則着着受人責備前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不應後着愈難自是放鬆不得至于病苦之中
國事歸計千緒萬端平日所推排素位知命之
說無一毫得力者乃知此二字寶箴未易奉行
也當小疏六上添官疏下之日生機已自勃然
而此復忽焉變卦

天威震蕩貶逐紛紜不知又釀成何等世界薄
命不祥之人哭上更加笑好事亦成惡而顧猶
挂身朝籍不能即刻決躡以去弟方自恨吾生
之不辰也弟未去翁未來天下時事可知豈天
必欲待其窮敝極壞而後展翁之濟時大手耶
可爲浩歎佳菓謹拜尊賜并此附謝

顧冲菴總督

近者添用閣臣命下弟束裝已就而第七疏又
格不行或云因見金華誤票南昌不出復起舊
簪之想嗟乎

上恩至矣老兄進退之計畢竟難決金華必欲
分出經畧餘姚必難遂辭總督而本兵又惑于
科臣之論欲且留老丈于遼先替人驅除倭虜

弟尸居一榻無處措口而最可恨者將召呂之
器刁斗之才分出粗細二任使議論者無日不
空口笑人而當局者無日不聽人穿鼻愚以如
此不惟弟必當去雖老兄亦豈無南山南北山
北掉頭裹足處也

上頃又怒發將顧涇陽逐去詔處遼撫兵備等
官觸目無聊轉病轉深耳

張洪陽相公

前啓成後而大痢忽作氣息惛然天絕我於門
下何乃至此弟之於老丈非寮友乃真弟兄也
共事以來休戚相憐腹心相語皆他人所不得
聞而弟之狼狽風波間粗成結局又不知老丈
暗中維護之力何如矣朱中丞疏久之始發發
而欲查勢宦主名此爲何意萬一別生他端構
成大獄關係世道不小幸極力護持之至緊至
緊口占數語不能及他事矣

沈蛟門相公

昨使者口傳台指云尚欲枉道一就見爵病廢

餘生貪見知己未暇審答旣而思之爵身遠朝
市且抱宿疴外而邦君諸侯內而鄉黨親戚旣
一切謝不相見矣今若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
風聲蹤跡有目者伺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者
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瑤老與門下一般察案
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又將曰何門下遲於赴
命而疾於見故人也又將曰盲老子恩仇未忘
而授指新令尹快其所欲爲也嗟乎此世界何
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瑤老歸

半年爵始微服一見於舟中然已爲李道長物
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
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
謝事未久若更以餘羶自累累老兄四海雖大
于何逃責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
時事難處欲稍有所諮問顧爵自審身旣負國
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
亦難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
耳霜寒長路願言爲國家珍重

言為國家念重

盲人前綴豈有異哉且罪前骨面一日燬更
却事鑿豈始辨有也詰問爾爾自審身理負因
于何逃責矣齋林法只未忘歲人之意不識良
據事未久若更以翰戲自累累法只四無期大
只今日飾身燕金一舉一揮為具謂也鼠康又
色登之奏章出兩人背武林間離自不免而夫
半半羅故齋跟一良然中然已為李直具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森矣徐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敘校梓

趙澱陽相公

獲綴寮案再涉春夏今時局異甚蠻觸滿前而
不肖幸逃疴謹以榮名始終則今日為愚毋子
造命者豈獨

聖主哉賴芘已于中元日抵家初謂解鞅之後
試理淨業未必遽為廢人今兩目轉盲入秋未

能洗櫛而後知天果厭不肖矣老母垂及家而
病作迅急駭人第之手滌厠踰不解衣而寢者
浹旬於茲而後知此歸之晚也雖然其敢忘吾
君吾相之恩哉回首雲天恍成隔世然野人之
分不敢復作攀戀語惟是贈言在懸解衣在笥
有舉家銜佩無斁已耳專奴奉謝惟台鑒不宣

陳玉壘相公

子文傳政本爲國家老丈媿媿以推轂論諭非
所敢知教中及信上獲下之難令人刺心然努
力荷擔以沉幾輔直道而行天下事未必不可
爲承念及小兒試事弟在官時誓不伏盜賊之
嫌或可令之放膽一出今父以病歸子却就試
于情理進止殊未易耳謹謝惓惓不一

張洪陽相公

弟也質駑材散無當世用所以違心覩面一再
出者誠幸明德君子示我周行而竟以奉教不
謹悔責交其前疾病隨其後負負何可言者上
賴

明主之恩與翁丈之庇發楊津後四十日而抵家犬馬之驅雖狼狽苟活然兩目畢竟盲廢而適又會老母暴疾駭人第之與婦以淚拭面者浹旬矣有生以來豈有此苦狀而翁丈自遠觀或見慕爲翔鴻躍鯉豈不誤哉雖然愚母子一息尚屬莫非吾

君吾相之賜區區環草餘忠亦豈敢一息而忘報也茲專奴奉謝因布感悰萬一伏惟台慈弘照不宣

趙潑陽相公

追思相與不過年餘乃廟堂之上議論多事體多忽忽如數十年光景之難過自非老丈并心戮力能至今日乎賴

明主賢寮殷勤眷惜以去老丈又專爲再臨榻前咨以國事心事儼然若芻狗未陳而枯柴再肉者人生會有別念此自能無恨恨世局已如此且喜新舊二丈同心必能力補謬悠之罅老丈慎勿以眼下風波自阻凡事可忍則忍當斷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必斷相權而行風亦自則其事可忍限恐當
九廟有靈未必不相助也

石東泉尚書

濟寧見邸報知門下已出爲之色喜國家大事
終賴老先生擔當幸勿懲羹而前却也目前所
急倭款旣罷禍必中于東南雖明旨歲歲申飭
海防揔屬畫餅計必立一勤惰賞罰各港失事
之格庶可遵守草野之人不宜復及朝事桑梓
念切不敢避喋喋耳若近日所獲倭船則朱撫
已爲疑詞上聞不待鄙言自知真僞矣恃愛
并此附聞不盡

陳心毅太宰

濟寧道中再見老丈辭疏可謂至苦

主上明聖卽一時喜怒小異大體終炳然不淆

若

上無成心而老丈反執成心以抗弟竊以爲非
事體也想此時且翻然出矣賤踪賴庇已于月
之十五日抵家飛潛路殊自此恐遂無緣通問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因齋疏人便草此布謝不盡此恐恐無緣面問
甘紫亭御史
行及天津忽奉手教且以古賢先憂第一義相
勉不佞爲國家計當歸爲母子身計亦當歸旣
歸則萬萬無敢牽絀時事者惟幸在事逾年如
未嘗倡議倭奴封貢及愆通緬播用兵異時差
免誤國若其他摩拂上聽調停人情則恐古相
休休必不應爾而吾臺獨深取之不佞啣此而
南與

王恩並榮且益其媿已

馮文所副使

疲癯無狀匆匆自免此

明主不當以爲臣同朝不當以爲友而老丈萬
里馳使慰諭加勤敢不重拜僕年來觸藩進退
幾忘却本來面目幸而天假病緣弛于負擔顧
今右目已盲母子瘡痍朝不謀夕兒衡亦未敢
遂卜行期蓋噐滿而覆自然之理若復壘斷世
名猥自遠于見幾知止之義則鬼神惡之歟且

速朽又何高飛遠舉之有側聆道候甚休但小
苦吏事人生世福自無兩全幸爲時珍重

董潯陽座師

重九日方占啟馳候而會有携貴省小錄至者
則賢次孫褒然魁薦矣伏惟我師純嘏上壽自
是德福報施左券中物而名位未滿設施未究
則天意似若留此有餘發于子孫者今三代簪
纓一經衣鉢如聯珠綴壁焜耀寰區而我師方
手握文昌之柄身領神仙之籍以稱南山北海

之觴此實係元氣陰騭其間非偶然也小子因
思年來物情洶洶止坐勝心忌心橫於胸中以
爲口吻利害眉睫雌雄可與天爭權不知蒼蒼
者陰玩而弄之卽如今日鹿鳴燕笑之主人不
審回面而思前事以爲禍耶福耶恩耶怨耶自
來科場一揭榜則貴家富家必有一番讒妬今
賢孫恰入此公之彀乃是天差排下無衝無破
福星以成我師之全福也小子觸類而推亦知
此病此歸皆天所以成之自今以往小子當以

從前口舌爲謝世之本而我師亦當以一切睚
眦盡攝入無諍之門臨書皇恐

孫小溪撫臺

孤不孝自絕于天先慈竟背一日之養而昔之
叫闌哀血反哺惟顏種種皆春夢矣猶記十三
年前臺下枉鉞見臨時不孝猶稱具慶而先慈
尚能主饋延賓今人往事往使者旋以奠唁來
辱一腔苦腸爲臺下提醒奈何不悲感且涕哉
惟華軸長箋言言榮哀九原而有知也自當未

永徼德不朽乃不孝疲癯餘喘方悔不早歸以
奉母懽不早歿以代母命而臺下顧強爲之飾
罪成福以榮破哀痛乎非所敢置對矣

趙張陳三閣下

不孝孤罪盈禍烈先慈已于去年十五日背養
以

聖主天地之仁老先生手足之愛不敢不奉聞
第今日月已遠想京師先有耗傳而老先生亦
應爲之輟食驚汗矣自古有歿歿又得從容牖

下敢復怨天然竊有三大恨一者犬馬病朝夕可死而不死竟爲家慈所先二者昨年之焦唇敝舌乞得一歸端爲何人何事今結局僅止此三則見家慈京口再生之後以爲大難不灰餘福未量更爲營板輿遊戲之具今一日無常盡成春夢此不孝孤所搏膺椎腦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因思蓋棺之後設裳上食事事俱假惟有徽國寵章稍彰潛德雖不識冥漠有知與否而人子劬勞之報舍是無可藉口者用敢披泣上請具如別楮伏惟老先生哀而鑒之令來奴得早還報存沒之感當永永銜結于無涯也臨占荒塞不知所云

許穎陽相公

別來四閱秋矣而不孝再有前年之出去年之歸中間銜羞覆餗茹苦觸籓以不才狼狽之身種種遺憂長者所不足復道惟是惠徼主恩與門下餘芘得早稅駕迷途奉板輿日暮之歡春暉寸草差謂無負而鬼神終忌而奪之

痛可言哉。邇小婿周秉忠奉擾歸，具道老先生
輟食流涕，兼傳語次殷勤寄慰之音。正哀感中，
乃再承千里專使，以華章盛奠，見辱而別箋重
爲投拭，罪逆推徃，證今援佛理以破執，見嗟乎
苦心哉。老先生之爲故人謀死也，蓋恍然若手
摩面命而三釁且浴之矣。世界缺陷，顧不孝何
人而敢求全，獨念連年宛轉進退間，疾病不謁
醫，讒毀不置，辯腐心抉眼端，爲何人何事。今結
束僅止此天而旣厭不孝矣，則病廢當歿，寵極

當歿乃竟不歿而爲家慈所先，令其狼戾人間，
備嘗苦諦若斯之酷也。近且稍事鍼砭爲支持，
窳窳計杜門月餘，目眚加痼，蓋至是而生趣轉
索然矣。聞之周壻台蹤，近復脩然綠山爲宇，結
筏爲舟而長洲丈亦以角巾文酒相望。五湖間
乃不孝獨爲匪人，欲近攀長洲而不得，何暇謀
遠。老先生游詠之暇，或肯釃酒盃一酌，故人未
歿之靈乎。臨占附謝使者，惟哀亮不宣。

沈季山侍郎

潞河別未久而不孝遂爲匪人天地絕之蒸母背之矣乃門下公私奠陪一何惓惓大君子之愛人也或責備于當塗而矜原于處閔闊疏于交際而綢繆于死喪此其去世情萬里也乃不孝顧自惟十年流浪止以一歸藉口而疾病驅之原不成身退今天厭神恫禍罰自貽而門下尚以誰慰耶草土妄聞時局水火幾復如不孝往年之事然要在一靜處之叟叟者終自定耳

王對南相公

世禮越疆弔喪或在官公差或偶託風便又或有一使而齎數十簡吉凶並行者乃不孝獨以先喪仰累門下懸哀四千里外專發親使及其葬期此情過於禮即束芻瀆酒之將于哀榮不啻足矣又比啟函讀教則誅章數百言陪箋又數百言而匪頌之渥稠載纍纍重令人福薄不勝舉顏厚不能謝今匆匆遣一介代叩又以凶次不祥之言唐突新歲則其慙使者而負先施不彌甚乎竊念老丈所爲惓惓故人當歌而哭

豈不知其無益歿者毋亦謂犬馬命一綫尚屬
手足關情不忍遂見其狼狽觸藩匍匐下井乎
蓋鰥寡孤獨自古號四筮民聾瞖顛瘖等症並
稱廢疾而孔子獨哀齊衰與瞽者今不孝兼此
亦可哀宜門下之不能忘情也抑嘗內省平生
冒越朝榮沉迷世味揆之人理決無滿而不溢
者今萬苦萬病報業猶輕一粥一苦亦已望外
而近且延得百歲老人教以禪定攝生之法其
濟則吾丈之庇也不濟則窮身亦何所顧戀而
勤我丈之遠望乎伏惟獻歲萬福不祥無敢言
賀臨占耿耿

王對南相公

我丈早高飛遠引拔足風塵瀕洞之場而不孝
乃一出墮名再出滋垢以及于今則天怒神恫
一身剝喪無餘而萬事已矣譬之失羣哀鳥徒
羨翔鴻敢尚掛時事于齒牙理折角之如意哉
奈苦目雖無見而耳不能無聞即如近耗幾于
朝堂爲戲場同舟爲敵國山濤范文子內寧外

憂之慮見證在目前不孝一孟麥粥亦須得造
命者賜之安樂消受而此時寧得不思司馬相
公復出乎適有鄉人傳申許二老蹤跡日在
山顛水涯不孝進既不能爲老丈之立身顯名
而退復不得如二老之含哺鼓腹今日倚枯藤
咄咄自悔自痛耳頰思賢嗣公開美而老衰愧
無請教之緣不敢具書統希台諒

賈詞 陳毓台巡撫

猶記不孝往年觸藩狼狽時交戟之士譏訶互
起乃門下獨爲之懸照于遠內師于心以書來
慰曰公之道是也而不孝因自恃一人知己矢
口發狂吾道苟是則天必令老母長年今定何
如耶人生如此方知寵祿爲祟懺悔無及而來
箋猥見譽以炳然幾先比于李文靖之報國痛
乎非所敢置對已事再出無以自答自言心
神入陳蘭臺郎中世以忠貞出豈不常跡也昔
天禍無良先慈奄背則前此不孝之焦唇敝舌
以乞殘喘兄臺之破嫌違衆以伸微節畢竟不

能與鬼神爭權而不孝之歸且晚矣死且晚矣
乃再承兄臺萬里奠唁之辱而教中扼腕于近
時人情世道至欲掛冠相從此豈泛常相勞苦
者抑不孝十年在事再出無功向者猶自言心
以爲不欺天不害人 not 貪財不怡寵身茹煩冤
可以資老親餘福今則肝膽自疑反恨諸公見
攻之不力使得以微罪行耳竊嘗評定兄之人
品斷乎可質天日其在同朝有顯忤而無陰中
吾道苟是何必掛冠但不激不狃有待而爲可
也凶疾之人久不談外事聊占此復於知己不
宣

趙寧宇巡撫

敝郡濱海軍門就近彈壓此事體之必不可易
者臺下不惜小勞以從輿望即此初政便自卓
然但到郡之後願且以行巡爲緩明年春汛一
出料理海防更似妥當蓋近來鄉少喜捕風射
影若吾臺舉動稍見非常其知者以爲地方不
知者以爲不孝不敢重爲吾臺累也因教中有

即日面命之語敢布腹心不覺覩縷

李翼軒叅政

別十年間彼此契濶升沉之跡摠不足追惟乃不肖顧自幸含飴尚有母採菽尚有身差不愧老兄善養而今竟何如哉人生至此罪逆之報端坐寵盈今卽欲追褫朝榮博換老兄一日之奉而不得老兄試推今較往所得孰多當先自解而後爲不肖解耳久承賢仲大名一見爲之破涕鸞棲駒隱乃不擇地如此亦敝鄉斯文一遇也會改歲哀迫中諸不知所言

邢崑田巡撫

哀迷中過日忽不覺璽節西巡已至涉年先是此酋負固時畏之者以爲長蛇猛虎必不可撻狎之者以爲腐鼠孤雛命在掌握蓋至于勢成事變而吾丈馳尺一之詔臨之緩之不可急之不可世間第一擔子第一難事也每見邸報中疏揭指麾部署事事安詳知其必辦治酋今果束身繫頸歸命下吏萬結連環即時盡解嗟乎

孰謂禁中無頗牧哉教云事干外夷處法無以復加此即不肖初計而王中丞不聽竟以憂勞遺吾丈吾丈若再逡巡則後生必更有一番議論而西事瓦解矣此社稷之功自然有人拈出至此而尚求移去自便誰其聽之哉記得先朝處分安酋懾心廟堂縱不能盡錄大功然斷無使文復南之理不孝距違雖遠且拂拭盲眼爲知己一快耳餘不盡

黃儀庭尚書

見鵬令親至亟問起居始承有太夫人之諱不孝茹荼方苦仰知純孝至情必不能堪試檢篋中所遺誨札讀之言言皆以不孝甲午一歸爲無憾夫十年流浪萬里間關若一歸可以償百負則吾丈先幾遐舉不掛一絲而太夫人迄以九十之年備享人天之養其愉快復當何如矣猶記昔年我丈將母疏入以同省落筆造次爲恨以今思之畢竟造物假手成就我丈爲天壤間第一完人而不孝病苦狼狽遂至此厚薄之

報豈不以人哉今匆匆附以束芻致弔未能操
辭聊占此奉慰萬一不宣

鄭範溪總督

不孝頃年得告扶母南還竊有羨于翁臺一丘
一壑之適恨不如王無功徙我相近而亦謂鴻
冥蚓伏可以兩忘不足貽長者之憂乃今竟何
如哉天道不遠罪罰之報則尚以寵祿爲階今
伏草內訟咎已莫追有生之緣萬事俱往而門
下猥以通家之情爲親裁哀些遠致束芻先靈

而有知也則自當永永徽榮不朽若不孝天壤
戮人君親兩負貌焉餘命即強旦暮支持而盲
眼枯骸雖造物不能芽空中之核矣乃來箋更
以誰望耶惟是顛迷中未忘理亂竊計方今邊
虞孔棘國是日淆廟堂日日謀治安而眼前有
張魏公父子俱置散地可歎也軋軋攬涕不復
知所言矣

劉如野吏部

承別箋以先太公墓文爲託不孝顧自惟斬焉

草土其親之不能事而尚能及遠乎然先是業
有緒言矣人之愛親誰不如我蘇長公猥以身
自居喪而絕不爲人銘墓非通論也今所苦大
疾旣痼重以哀勞近者亡親就窆之後聊復勉
支鷄骨出疆謝喪而喘喘餘息盡矣心廢不能
構思目盲不能對簡此殆鬼神所絕最苦最真
萬萬無可受役之理若足下果念其傾蓋舊雅
錫之孝類則何惜自構金玉借不孝出名而不
孝徼榮歿不朽已此方命中之曲處庶乎兩全
惟足下裁之

余騰江中書

公此雖係欽遣而實則欲借此慰存竢獨至於
寵光先几大篇華軸束帛加籩一一不煩有司
此從來諸使君之所未有而不孝能無刺心鑄
骨感知且戀別者乎念公悛悛如書生處子因
亦以書生處子之禮奉待而土宜薄將不蒙摩
納是絕之也然世豈有號爲人臣而
天子之命使顧反累其裹糧輸幣無一髮奉酬

者乎茲追走一介令小兒再叩以請雲泥永絕
行矣自愛

申瑤泉相公

不孝擬於先慈百日後力疾馳奠董老師會聞
朝命恐差官遂到以此踟躕既而思彼申辭朝
或尚得數日乘間了事似不妨也幸裁示之
聖恩出望外隆重如此差官此來係凶禮似與
前數番不同不孝該出關迎接否宴待之禮擬
請本州士大夫代陪但不知小兒當與席否喪

中無奏樂理而朝使又不可素設相待或宴之
別館何如又此舉專為賻慰生者恐不宜待喪
祭一并謝恩若該專謝則差官事畢後便當發
本如此紛紛不惟不孝力不能支亦恐草野多
事更生忌口耳今一一請教荒亂草草不次

申瑤泉相公

聞禮部覆本下又使人窘熱一番此會典條例
一旦為不孝抹倒大駭觀聽相知者勸其苦辭
此事體尚緩就附一辭疏于謝恩疏中亦甚便

但所慮者身受許多
恩典而獨于父母市廉橫來直去免不得人譏
笑老丈其爲深思教之適李繼泉父子送一山
東眼醫謂不孝疾尚可活但須箭頭透明砂一
二斤煉和諸藥而市中無堪用者有如尊篋中
貯有好砂乞隨多寡見賜以濟急不敢祈足數
也

趙澱陽相公

間者不孝之請恩也踟躕進止者久之恐

上意不測復如去秋留中故事而又念老母之
歸係奉

旨扶持勢不得不明白始終以此小疏雖上著
有查例量給字樣庶了公案且便批發而不意
中旨隆赫出例外望外一至此也今欲辭則請
恩在先朝使已至欲受則衆視羣指以爲百年
條例自不孝而壞一身五體寸寸負芒而柰何
復望久活耶竊謂此等恩例即有內傳在閣中
不妨爲衙門前輩照管折衷不惟安不孝亦所

以安先二親也今三使並臨其勢又當二次疏謝寒灰腐草世已忘情而差人交踵于長安熱途欲以何爲嗟乎不孝始終將爲諸老累矣苦事苦事真切真切臨書涕汗交集不復知所云

王西里吏部

不孝孤哀病歿矣腔血未冷猶有生平傾蓋故人不能忘情如禮部王二峰精金美玉而以護送不孝一差坐累失選近又有遣賻趙大行遣奠余中舍兩公他事不可知若其奉差舉動皆規模吾丈無一事苟且不審貴曹憑何議論一槩在差補部不孝因懲往年王二峰之事爲之動心不得不私于左右遙想緇衣一念有同然也草土饒舌惶恐

李見羅巡撫

明主在上恩威不測不孝力未能徹底奉雪今大獄旣反老丈過去見在心業已剗空一半其將來而未來者以斯文之興喪卜之天以此身之東西南北聽之父母而老丈姑隨地隨時爲

修身立命何不得也聞閩中亦多君子有林三
教者名藉甚可延致一見否嚴譴方新愚以爲
多接客不如默著書即近世書生後進喜搢擊
程朱固成惡道然就中寔有當商略者老丈趨
閒勘證一番亦不朽事也如何

趙灑陽相公

別札爲賤目憂懸而勗以陰符機在目之一言
適正會百歲老僧亦舉此相勸近者稍自斷割
不接貴客不閱邸報以爲在喪言喪即此亦收

心一方便而教中偶及近事則不免萬緒又起
大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真有不平直是
邪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
之則彼愈勇憤而爭之則彼愈譁今老丈嶽立
端坐談笑指麾其得竟何如也喜聞東款已定
西師又大捷

主上歸勞密勿特旨陞敘此不可復爲常辭老
成報

上以保躬格心爲第一義則其小者固不嫌于

三才齋公文集 卷二十一
少將順也河事可憂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大
兵大役亦幸留神此番相聞更苦氣息虛惛倍
前諸不能多及矣

張洪陽相公

別致箭頭砂尤濟急須今遂以付之蔡醫修煉
且成而客又有謂丹砂經火燥熱必不可用者
顧先親旣歿留此殘廢之身了無重輕以此聊
試一擲耳故事祭葬禮成後閣寮當具一謝儀
况已節蒙盛惠禮無不答聞之瑤老以爲此繁

文近套且不宜以施于寮寮遂復已之此裏惟
有銜悵耳外示近來人情面背相左而部院矛
戟又生不知竟作何處分大抵自古國家莫不
諱言亂而亂之機甚微紛拏而不理謂之亂政
龐而不一亦謂之亂非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
可憐諸公讀千古書而識慮曾不及此河事可
憂此百萬生靈之計着不得一毫勝心滔滔者
終不定也幸與老成者圖之

黃毅菴司業

前者率爾齋先錄奉謝政恐仙旌或未至南
彼時况屬窻窻匆匆語不他及亦其情與禮然
也比今日月漸遠餽粥稍支可漸申同志起居
之間而冥目面墻不見天日則亦惟有喘喘近
悔出山之誤積業之深以羞遺體而愧知己耳
乃來教尚爲之當局隱憂以覆轍見恕嗟乎安
得此長者之言哉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
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日之
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勘丙吉者吾丈莫

漫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咋舌想司馬公所謂
要之歿日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聞
之談口貴廂教化寬和中有嚴介此聲豈易得
也猶記私齋前池儻响沫松鼠竄瓦今風景故
在吾丈莫因此遂恬吏隱否草土避上交之嫌
止以此空槭附謝力疾不周皇恐

周二魯尚寶

罪苦中猶喜聞足下音郵不絕而乃茲萬里哀
些專爲先慈可憐使到遲半月不及以盛章登

刻徧送親友然亦知不肖未厭吐于諸賢而或亦可以藉手見先親于地下矣雖然生此一念又繚繞名根鬼神滋忌之今世界如此公自不得毋思故人而故人亦思公之快口卓見不可復得夫我輩至于兩相思而兩不在位以脫于雲翻雨覆之場此可謂不僥倖乎苦次杜門管登之更不得數會然不孝業有成言此兄立身持論畢竟是一代人豪所謂卿不知我我自知卿來日尚長非用世即出世無不得也

鄧定宇侍郎

伏承爲先喪遠頒奠誄而手札十行且強爲啼兒稱慰于時太夫人台恙語次及微風秋葉之感而不孝且戚戚動心涕外加哽矣俄讀劉太史書則太夫人亦以日月之際忽焉棄養嗟乎人生至此萬事俱虛不孝方荼蓼在口何能以非禮非情之談強爲門下破哀惟是太夫人康強榮壽者殆百年其間優游林壑復十餘年乘運而往怛化無從而先慈八十年中半床蓐半

道途不孝憂亦憂不孝病亦病欲求太夫人鳩
車一日之樂無有也則不孝安得不撫心而痛
也門下必欲舉先王之制拊藉窮人則請以兩
家母子繫而較之大年小年誰能齊物門下姑
以此自慰則可耳不及遽奏荒詞輒以束帛先
焉伏惟原亮幸甚

張洪陽相公

道候少恙非風非汗直是時政焦煩力不得出
於已言不得關其忠韓休貌瘦或亦在半真半

假間而外廷未之識耳陞廕大喜前啟中畧不
稱賀蓋逆知雅意必非所樂直苦礙同官隱忍
就此我佛在世亦多有如許隨緣應迹處而來
箋及小奴口述之言一何鬱鬱甚也適聞不吐
禁內火災此亦改悟一機若萬一景象如昨或
轉加甚則不孝亦不敢勸老丈久留政恐尊鱸
願諧後而不孝奄奄殘喘不能待相見耳臨占
及此不覺耿耿命不驚限自畏真不實用而幸

古來李霖寰巡撫

自鑿野苔大嫡封前一出於

古來文士知兵已自難得若大敵在前一出効
勝大賞在後三命不驚則自是真才實用而宰
物者又重以全福盛年假之親髮未斑已見壯
猷元老策勲萬里之外此又千古間氣而不孝
忝一日之知死亦可以不朽矣教中頗及長安
近耗不孝但十年語讖其知者以爲偶中不知
者以爲妖言若吾丈果思李文靖則當更理會
四方之事一切罷報是何等膽力作用而不孝
曾有分毫報國者或在此一着耳餘不敢多及

李玉海給事

先慈之沒也爲去臘之望先四日新婦進門尚
能手執喜酒飲盡一杯口呼佛號百餘聲而竟
不延殘年數日之命可憐哉適至貴城謝喪始
聞榮轉之報同志柄用敢爲世道賀但不
審朝中光景比不肖別時何如積年苦心拙守
亦頗見諒於羣少否此非哀次所宜問知兄念
我聊復及之

黃儀庭宗伯

往者先慈背養自揆積疊有醜爲人而望中又有九十強飯之尊母三徵不出之老丈則安得不愧且羨也禍罰以來無復一事藉口惟是逃名戡罪自屏不祥以幸朦瞽一日之生則九原或陰貫之乃數千里專使而華袞出自手裁齒及罪逆先靈而有知也則不孝有肉袒受杖地下已耳今強占對使無所置辭竊獨謂老丈身處世諦之極歡而強爲啼兒作劇以國榮見慰此非情也然盛念謹心銜之矣

徐檢菴侍郎

謹啓先弟鼎爵夫婦歿且十年尚在淺土茲不孝父子卜以今年歲暮並舉四喪用慰先二親九原遺戀同鄉同榜中獨老丈握手相得甚歡生平大節頗亦嘗辱樹大賢齒牙今年位未究血胤又絕獨有微榮華袞萬一于不朽耳茲西向授書小兒衡再叩以請伏幸亮而賜之一言薄將殊愧菲褻然實自先弟所留老丈無辭見外也荒率干冒皇恐

李次溪總督

青雲兄弟頃辱憫然爲草土分痛而兄翁又會
間在方新當歌而哭則先親冥漠之所不敢承
况不孝乎脊令之詩義先急難今寔寔如見古
人而弟自揣非罪逆所宜蒙但增隕越耳猶記
兄翁宅憂時舉朝引領恨不得墨衰借重豈不
以今日哉業已受才造物安所辭勞頗聞虜比
穿塞所斬殺過當計幕下已勒燕然之碑不孝
雖盲猶願一寓目焉遠愛鄭重

李修吾大理

前啟在喪言喪不敢及私因見手札中頗及時
事聊附一言以復大抵外寧必有內憂天下之
勢自然至此惟在吾臺有志有識諸君子併肩
而擔其釜而炊即有小齟齬不妨爲社稷強忍
使形骸雖判于外廷而事柄不歸于中禁則世
道尚可爲也可憐遇主一場眼中便見今日
吾丈罪我或以此而恕我亦或以此適貴同年
霖寰中丞書與使者同日至其言略如尊指而

反盛推不孝數年前臆見以爲知言嗟乎大臣
無力回天而但以口舌救過今相對知己受杖
不受贖矣賤目已盲使者見而悲之此啟安知
不遂成絕筆臨占涕下

楊本庵尚書

適兩拜公私奠唁正修謝間會按臺巡歷敝州
見地方荒民紛紛訴牒以併徵舊逋不勝惶窘
因感嘉定地震之異飛疏請命而其詞專以遠
年拖累催徵必不可完者仰求廟堂寬卹此即

前司農宋公面諭不孝名緩實蠲之說而不孝
亦當直述以告門下矣今天災如此民困如此
必欲以虛名作實數趣辦有司民分無所逃命
則強者但有逞力挨罪盡賴現租弱者不過賄
脫吏胥及轉徙四方而已臺疏字字喫緊實撫
字中之催科貸積歲之虛逋以登見年之實課
非比關梁山澤諸稅求蠲則上必損此借則彼
必虛者千幸深思而力主之喪人久不及門外
事地方利病不得不爲當路分憂臨書皇恐

陳王壘相公不為當世公憂國青史
教中頗及時事責以愍然忘國家不孝知罪矣
第瞽夫既一物不見而先塚間松風草露觸緒
生感何心更及理亂所聞東欵既成西師又捷
足徵帷幄運籌精采萬倍更望留神范文子外
寧內憂之戒耳承夏中道候小惡旋已勿藥天
下事正可為不得云擔子未着身奉公守已自
足了報國事也正作書忽發眩不成語而罷廢
人光景理不久長伏惟為社稷自重

許敬菴侍郎

先窆雖封墳草未宿而不孝方舉周年魚菽之
祭灑血長號祗以出山失計為恨蓋人情痛定
尚思痛豈有痛未定而復求痛者乎使者到日
為扶疾示之盲眼瘦骨雖聖而阿衡之格天愚
而夸父之逐日其勢揔不能踴躍中野規尺寸
之用明矣老丈莫輕道天下事皆可為天下人
皆可化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登踐日新
謹拂拭盲眼以觀大業此外不知所言

彭旦陽主事

古稱大孝不遺次者不辱乃不孝顧自惟生平
一誤于入山之不深再誤于調世之寡術今罪
業之報沒世不能復矣而尊兄不知何生夙業
一出挂網其冤酷至此世間是非無亂于今日
乃足下所苦人言不同其心人心不同其面而
不孝則正苦人言不如其心人心不如其面要
之元氣使然太上忘之其次玩之而最下與之
爭未知是否

李棠軒宗伯

孤不孝幸未即歿勉于前月十四日舉喪于時
松風草露永閔一丘漬酒慟輪都成徃迹豈意
萬里之外尚有一體分痛如門下者哉自惟德
薄罪盈以寵爲崇天而旣厭之矣又重以望外
卹恩增其隕越報

萬磨洲知府

老交所津津爲不孝解者止于陳情一歸謂之

無憾然自不孝今日言之正以天道忌滿近其
小喜博其大憂今日前惟有松檜號風猩鼯啼
月而犬馬命尚以誰攀乎可憐王貢相知得遙
望彈冠而吉凶之間邈成天壤命也何如臨占
報謝有涕如綆

林光壁吏部

南署水清不肖蓋嘗身歷其苦以此不敢冒昧
諸公分俸之惠足下一體通家義自不能獨領
幸亮我耳爵去國五年敝屣既脫差謂安閒朝

堂口語或亦當以舊事見恕而家禍頻仍至此
必有陰負罪戾人不及知僕亦不自知而天獨
知之者今杜門瞑目方事懺悔而足下安所得
過情之言理外之望爲病人增業也

陳光宇撫臺

伏惟栢府清風棠階惠露自不肖爵未伏田畝
而瀕海星鳳之仰全吳竹馬之思已寤寐識之
而日月遲之矣今攀轅未數載明公貫魚之序
尚在第三

聖主不惜屈卑聽于舊氓賜之斧鉞重臨殿我
南國不惟人願允諧抑見天謀懸慰于歲之新
野有擊壤而歌市有分塗而諺蓋聞晏嬰子產
爲政時其光景如此爵也受廛雖遙怙德實邁
况咫尺未申已蒙明公箋幣之賜辱于下里敢
自引縞素不祥闕于展賀哉茲謹專一介代叩
清嚴伏惟台照幸甚

魏古渠孝廉

三復來教知不肖出山時公與定宇丈業曾寓
書授之應門老奴不意竟至沉沒而此奴又于
去秋病歿無從追檢但有愧悵今賢子尚能頗
憶書中緒言似稍及不肖悠悠之謗大抵離我
于貴鄉諸君子以爲海外異聞而不知不肖連
年嘗此至熟且能借之鍊心夢寐不驚幾成一
土牛木鴈矣今所苦乳哺之懷不能遽割有如
一日未死則足下當一日勗我爲人至于人情
險習至此自關世運橋梓始亦以付之造物者
可也

孫雲衢知府

榮蒞方新義不敢以凶衰冒謁禮有薦幣不惟
署名用簡不便且楊綰爲政正士大夫減從撤
樂之時何得更以故事相溷也茲空緘代叩亦
未敢別有所陳惟台照萬荷

楊本庵司農

爵也廢疾長休于世事已矣而適見鄉人以地
方災饑來告惻然憐之不得不爲一言始爵之
自非還也見故鄉花稻被野問之老農咸以爲

白露節中係歲收一關今幸已過節可保海上
風波偃息坐享西成爵亦頗自爲一家終歲之
喜豈期天未厭災八九月間無日不雨無雨不
風海潮挾之而上遂致早禾生耳晚稻亦歉收
而其最苦酷者敝州嘉定上海三州縣也緣吳
中惟此三州縣瀕海多種花田花田最畏久雨
而尤畏結鈴後雨以此一敗無餘深可痛恨而
嘉定全種花田則又苦中之苦者聞兩臺災疏
已上嘉民又自合詞叩閣請永遠改折此于人

情地利誠爲兩便况折價原重視京軍支放之
額且浮二錢而各州縣自非大旱大水不得援
此爲例更易處也伏望台慈念之鹿按公會亦
有書致不肖托爲三方請命亦幸留神并祈轉
達于五閣寮處弟謹與百億元元企踵望賜餘
無敢多及

丁見白知州

自中秋告災以來潔齋露禱哀涕請命幸徼今
日自天之賜得從寬折在明公遜膚不有則亦

已矣而反躬叩貴寮以草土一言爲謝不孝正
爾循牆却走愧汗未收乃夜來又聞大張榜文
推功不孝復何心顏可以處此先是兒衡偶聞
流言密傳臺旨謂必欲發憤一暴白誼則高且
厚矣然不孝竊自揣從前猜謫彌天尚未深辯
今身遠市朝正欲小受慵散不關公事之名以
此口囑兒衡懇請停寢而不圖明臺意尚未已
也夫辯謫猶可攘恩則大不可今一分一粒
帝力攸歸請卹請蠲臺章具在而無端盡使局

外野民掠而有之萬一有好言生事者執以
上聞不孝已矣而近貽明公有掩蔽
主德之名遠貽該部有曲徇人情之誚此不孝
所以寧負萬幾而不敢以身奉累者也幸今尚
未流布乞即收原榜止將
欽改分數徧曉愚氓庶形跡渾忘事體較妥無
任肝膽歸誠之至

李見羅巡撫

瞽夫塊處造物者尚假之隙光殘漏以再聞我

丈金玉之音而此番重以賢次若親齋書幣補
致先慈誅章嗟乎不孝蓋至是萬罪可湔萬死
可瞑已而賢子初間關苦難不孝以爲一見當
相與遺落風塵慰藉枯槁迺扼腕而談乃公心
專泫然涕承于睫也其大者如兄伯父母封寔
不安賢冢孫蘭摧玉折誠亦非客鄉遠謫所堪
但我丈讀書萬卷了證在何處即盛刻中所謂
儘揀擇儘玩弄于性何干不孝敢借以奉規矣
可憐賢子弱質衝寒萬里行哭長安道中匹夫

却日貞女摧城天道何獨昧之生子有此豈必
在多力疾涕送未盡欲言

曹嗣山兵備

傳有馬道長疏真朝陽孤鳳當爲天下第一不
怕死男子而

聖主能寬之又快也臨書附致向往不宣

周衛陽侍郎

別諭及毛侍御家事具仰高誼毛老夫人且即
世矣娶婦弱兒頗爲族子所睥睨願敝鄉諸縉

紳以公論持之不肖雖杜門謝事爲善人故友
不敢自同路人來諭當即以轉呈州大夫別容
奉報不盡

邵墟遊郎中

正與曹太學談公之人品而惜其寬然尚未知
風聞所指何事也挾教更爲之憮然記得生初
出京時曾對貴同年諸公言人生毀譽只有出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曹嗣山兵備

傳有馬道長疏真朝陽孤鳳當為天下第一不
怕死男子而

聖主能寬之又快也臨書附致向往不宣

奉辭不盡

陽侍郎

不煩自同鄙人來備當以轉呈他大夫限家
縣以公論其之不肖雖封門聽事為善人姑亦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著

尚寶

司司

丞

孫勇時敏校梓

邵墟蓮郎中

正與曹太學談公之人品而惜其冤然尚未知
風聞所指何事也捧教更為之憮然記得生初
出京時曾對貴同年諸公言人生毀譽只有出
處死生二關若當官蒙謗挂冠後必白在世蒙
謗蓋棺後必白今不肖雖未死官已去矣從前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一言一動諸公皆可覆按當知王某定是何人
今亦以此說廣公顧恐公清名久著官又在閒
局更非如不肖待身退而後論定者努力自愛
有便不惜扁舟一訪故人否

耿叔臺操臺

緣江鎖鑰自難卧理然亦望於有事中求無事
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直斬木揭竿之謂語
多緒而勞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
雜此其中於元氣非一途而萌芽在南中者最
易見最難防茲不肖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朱襟江巡按

卧疾小庄乃城中忽傳異報一何驚人至此不
勝爲時政憂懸爲吳人悲戀輒飛遣一奴代候
并問所忤何人構何事邸報可得一抄示否適
州民雪後有好五謠按臺好兵臺好太守好知
州好歲好不意世界缺陷撚指遂見風波此關
係氣數不小而適足爲吾臺雅望增重耳

主上神聖或旋有改悔不可知且未可悻悻遂

行瞽夫恍惚中率爾占此不周皇恐

張溟池知州

先聞丈留京謁選親友皆譁而不信乃見衡獨奉私教知其有此又知其必辦治清源然竊謂吾丈既已決計爲之則當時時提醒一片忍辱心耐煩心倒身入俗吏局中不倦不苦而後乃見丈此舉爲真涵養真識見耳

彭義陽尚寶

一官如履此非談得喪時然不審足下竟坐何事男子戴天履地之身以一半還他宿債一半自認真我而萬緣廓然已公謂何如

江續石巡撫

教來承已至彭城登陸觸暑奔命固非雅性所恬第時事知此人情物望如此且倒身發付一番計他日綠野歸來頭須未白何苦遂作前却態也爵比者息肩世網蓋亦自謂得所乃天厭神忌竟不容一刻伸眉病妻入此月來命在懸絲恐無復還之理欲作數行奉謝宿留使者逾

旬乃得遣則其忙擾牢搔之態自可想見公其
幸自愛毋多念我

唐凝菴太常

春中扶疾西行屬有天幸解后仙槎得侍移晷
真令人五內俱開有棄百事相從之意惜乎如
此人才閒卧且老而世事安得不可憂也會又
聞朝殿大災天時人事種種日新非草野所
宜關與特以工役繁興軍國之計有如再云加
派則東南益騷思亂而我輩寧獨宴然以此不
能忘杞人憂耳吾丈謂何

馬肖軋僉憲

近者免喪之後幾爲兩臺物色羅入奏章幸而
覺早扶服叩頭得解乃教中尚云云可憐老孺
體尚能發大哥周公之夢信乎知己之難也不
肖盲人頗亦能遣此所以不急小兒之進實非
避嫌益覺世上少一事是多一福耳力疾占此
數行爲謝

蔡懷峰吏部

三才集 卷二十九 四
伏惟吏隱南中志養太夫人白雲相望彼此俱
適而間者東警日騷亦恐貴曹不得無事何容
造次更起尊鱸菽水之思爵也疲瘡不死冉冉
遂及喪除翹首功名尚能遙頌惟是摧酷之餘
偷此半殘光景終日清齋趺坐而外不省世間
更有何是非即如教中所慨乃是如來說爲可
矜愍者張機敗於機設險死於險公臺試相與
緘口待之耳

楊復所侍郎

不肖年來屏處床簀如經霜之枿花實旣落始
覺有歸根處所然枯枝不可復榮丈乃從榮華
時尋究竟第一義真萬古不朽事業也恐前路
轉忙轉促能如今日閒暇則愈見得力耳病來
久不見人劉君至亟爲倒屣此君具用世才惜
其已老而僕會以絕遊避世與之肯馳甚幸其
遠訪之意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江

同志中聞鄧少宰長逝僕爲輟饋累日吾臺觀

三五齋公文集 卷二十一
天意如此何暇更爲弱侯稱屈矣閩中丞之推
何以久不下南中多君子雅意或自能安之但
近京南北百口喧呶恐謝公坐鎮復不易耳客
有傳丹書新刻之佳恐市購不得致煩臺史比
讀之乃似風漢矢口一竅不通却復敢詐傳欽
依鈞結當道諸名公不但此書當毀其人亦可
誅也因思厲階亦由我輩近來喜談三教合一
故妖人得藉爲奸吾臺風紀之地可竟付之一
炬耳

李繼泉同知

花事及期荒園中無一可觀者教來得所遺四
種會群醫在坐相與破顏欣賞一番恍對顏色
顧床有病人弟已經月不窺園感此增其懊悵
耳小兒駑足知其必不能前因見伊母病劇勢
難盡諱不得不以實告之且示以畢場後即歸
不料此兒倉皇自絕如此然初十日前病者危
如朝露若此兒遲數日必無生理真不幸中之
萬幸也今已延至鎮江醫投藥漸有次第有如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八
六
賴芑復起俟籬間菊信尚能強拭盲眼相與拈
花一笑也

南京各道

錫爵不孝不忠自貽天譴猶記昔年以先慈之
變上憂諸公今誅墨猶新心銘未替而使
者又以亡室致奠詞盛禮殷則奈何不令人涕交于
汗再拜隕越也爵哀痛至此已無可言惟是白
首糟糠克勤家訓粗獲姻黨之譽然年非上壽
行不出壺錫爵尚爲之避嫌不敢援

恩例請卹今華袞褒然庶幾于朽骨再肉而
特不知愚父子尚能假息餘年環草論報否杖
泣不周惟慈鑒幸甚

蔡懷峰吏部

去年南中賜奠於先內人者自臺下爲倡日月
易遠不肖與諸孫且除服已向蒙記念小兒雖
雞骨尚支然老瘦伶俜不復可策之學問蓋此
兒至性自吾臺所知伊母之亡也執不肖手泣
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子報公今私爲吾臺

言淚又淫淫下已因書布謝附此惓惓

焦漪園修撰

比者老兄方有世道之憤正馳嚮間會又聞察報驚人當事彌天置且尚未忘寥廓已翔之鴻在老兄真可付之一笑比者家難接踵眼枯且見血已安危之計了不關聞惟是生平所物色一二君子如昔賢之以身事托范祖禹世事託司馬君實見謂必售乃時情趣舍爾爾則不肖惟有塞兌卷舌而逝耳偶讀易見諸家疏解總成說謎老兄靜息中肯覃思一勘定否

劉斗陽按臺

聞之州吏明臺未行事而先欲枉駕敝廬不肖林野舊氓亦豈不欲早望清光仰承盛德第憲臺有體不可爲一人假借矧事竣公見計日不過旬餘在明臺旣不妨撤嫌下交在不肖又得以從容請教至於前臺過分之禮萬乞已之母徒滋病人隕越也謹露緘上狀以聞

楊荆巖掌院

先室人真不肖之良友其亡也不肖以嫌未敢
爲之請卹惟是噓枯耀冥所藉立言諸君子足
下顯使誅徃慰存情貺兼渥不肖哀寃未召豚
子衡毀骨不肉則但有日展哀章一讀再三流
涕已耳不肖此者形影一身備罹譴罰即強年
健骨已自不支矧六年病廢漸成雙瞽顧此老
景淒其萬緒劃刃而足下尚以何望哉南署高
閒記得聽事堂前有手植紫薇一株不知今尚
存否愁居無賴屬有洞庭之行以致稽留使者
十日始得遣之報命惟慈炤不宣

馮琢菴侍郎

歲云暮矣兄之憂虞已間僕之涕淚方新乃使
者會以此時儼然奉箋幣再辱似尚以老鰥班
于朝案不惜以夢裡周公猥分半席此何敢置
對哉聞之道路兄宅憂未除而朝野日跂大拜
兒童走卒皆賀此天道也

明主或聞兄援琴未成聲遲之日月此吉音也
蓋昔賢有云參政他日之憂又有云天下事尚

可爲君實勉之今擔且着肩不待他日也而廟
堂方聞舉行冠婚大典諸曹封事漸次批決吾
兄儻一出而階太平又不僅稱可爲而已可憐
敬承開之皆矚然人品而其一一以高明得鬼瞰
其一以豈弟受人侮九原已矣存者亦以頭鬚
皓然兄得無爲振淹發枉計耶承麟兒再殤道
候爲之小損此我能自生壯齡繁育其年未艾
弟願兄爲

社稷爲高堂自愛耳兒子衡荷兄忘年忘分之
愛今痛不終填毀幾滅性年未四十已齟然齒
墮其負兄必矣頃先妻之屬纊也執僕手太息
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兒報公今寤寐誦此
更酸鼻也聞兄亦有及於此兒咨咨惜其不偶
乃家喪正幸其早歸一面訣而老鰥不得其手
上食不飡手調被不寢兄即此亦可無念我已
敬謝使者交歲擾擾言不盡誠來箋亦不能細
荅遡哀仰德但有區區

公啓謝賀生

頃者避愁遠出比歸則華袞在堂玄黃載篚蓋
重辱諸長者爲賤年枉壽不肖獲罪鬼神盈而
降罰目前老瓦盆邊含飴剖甘之樂尚不克自
保而茲復承寵輿續紛鄭重如此將無更益之
疾乎愁中日月彌厭其長拜命矍然重以感愴

梁景泉兵道

昨中元節正亡荆忌日撤座之辰錫爵一慟什
地舉體麻顫形勢甚危不知天涯相念光景又
當何如矣人情至此誰能以哭爲歌扶病稱壽
公臺知我憐我固無待煩訴於左右也不肖爵
疲癯餘命雖尚幸爲宰物所錄揆於世名已滿
酌之器薄涯幾何敢更貪長久惟幸賴公之庇
地方日見太平足矣

王霽宇巡撫

不才病廢入山非但絕口世事屏跡交游即筆
研舊物亦以推置南柯夢中使者之來或亦當
親見其謝文門狀矣乃橋梓之委義不得辭而
尊太公休烈盛美此僕所願爲執鞭者因輒爲

破戒勉成數言家有哲匠何必遠求倘必欲以拙語登刻請隨意損益用之不煩再示也

項玄池叅議

竊聞南兵變時公咄嗟撫定其行也兵民至焚香緣道而哭不知召公棠郇伯黍視此何如人固不勝天有如公遂以臺章百折九躓塞翁之馬未失也矧茲覆證了了而

明主方虛清聽以臨之抑而愈揚天道豈遠哉差來官似武徒可用窮愁中一見故人而喜附

此報命餘不多言

李中石巡按

伏惟福星臨境萬戶欣仰矧不肖窮愁故人渴于望見更有出恒情萬倍者第院臺自有體部民自有分若必欲先公事而辱于不祥之廬旣非常典且使不肖跼蹐避嫌不敢獻杯茶于左右於公私彼此俱不便也不肖因感前院誤行恐遂爲例所以未按臨而先辭免至於不肖縗經儼然又方在百苦之內一應吉禮尤非所宜

與聞儻盛愛有加得于行事畢後一併見辱尤不勝肺腑之感輒冒媿露啓布其區區懇祈慈鑒幸甚

焦漪園修撰

科場口語令人憤極而涕涕已而笑初亦謂每年榜下妬婦翕訛之常耳捧別教知復爲有力者驅之今時移事往曉曉之徒試自捫本心以爲何如不直得更與之辨也兩摠考分經閱卷是科場一大關鍵即如小兒衡是盛副考所取而疑謗歸之黃葵陽兄此一番拈出真青天霹靂耳世界人情至此有識者誰能更爲兄左官惻嗟頗聞杜門不見一人亦非中道化俗刑家誰非功業出玄入史以待經綸何得遂爲汶汶陸沉態也

許仰亭吏部

舊京閒逸首署清高公新離劇地優游曳裾其間真如執爨之濯清風第賢者所居在遠則憂其民在近則憂其君恐不得遂以息肩簿書爲

適倘聞都門待選諸君籓觸進退之狀則當更憂其友至如盲老人日逼桑榆先內子奄過周忌惡緒種種非所宜更累公下爲分痛茲不敢盡訴已

周懷白郡守

昨聞郡庠錄士公嚴整戢隨又聞外邑生童闕塲大變殊出人理之外在明臺自當以鴉鳴蟻鬪視之但不直得終始認真輕以去就決勝負至于敝州士風頗號謹朴乃聞亦有掛名童中

上累師長不肖僻處海陬亦安能以同里私情保白人于百里之外所介介欲進一言者直以事關重大鼓倡之人必不肯自言而各屬校官旣迫嚴譴又必不肯自首其子弟有如崑崗之火玉代石焚則恐其說更長耳今者莫如盡寬諸校官鈐束不嚴之罪使之從實檢舉而吾臺一面自行細訪則此無聊惡少豈有能真心仗義挺身受罪者必且內自相攻戎首自出矣臨占皇恐

許繩齋太守

憶從消夏又見頒春如窮簷老叟曝日得煖了
不知謝暄于日也箋餉賁臨其何忍辭但有受
無反終以滿腹爲懼耳

韓惺菴巡撫

使者以凶禮見辱緣此不敢諮問與居今三肅
拜後乃得一道萬福賢從子事久更習心久更
虛向者民譽翕然以爲清吏第一今則復以爲
才吏第一不肖微觀其執法凜凜屹如山立而
吐茹不形于口嗔喜不見于色真曠世竒珍適
張太僕來過相與談及至此因復爲使者誦之
平生不作譽人書想能深炤其非佞耳

程居仁府尹

別簡殷勤具悉肝膽之愛弟不肖已成聾瞽廢
人床榻之外一無所聞見鄉人有傳時事者爲
據案一灑涕而已回思五年前事事苦爭以觸
明主之諱雖幸具優容然安知今日不追恨老
強項以辜寵避事爲戮者可憐盲瞽餘生天又

三才集 卷二十八 十五
奪之室中良友今冉冉再祥萬事都已惟有杞
憂一念寄之青雲故人耳北京兆在九卿中雖
極爲要劇然貴戚宦豎干擾紛紛兄當以夷惠
之間處之要使志行物濟而內不失已斯則異
時樞筦左券也何如

王霽宇摠督

爵也疲瘵潦倒仰荷

聖主投閒之賜得盡捐筆研故業已從事于灌
園種樹間嘗勒門帖控辭箋委前使者見而憐
之爲却行彌月始再致橋梓之命于時不佞方
聶喘三讓重違孝思不得不用此勉破拙戒附
綴數行旣而自顧形穢有忝名臣遺蹟行復祝
之投淵覆瓿惟恐不速朽也乃門下過爲鄭重
飾以琅函錦字申以重幣華緘不遠專使儼然
再辱通家至雅敢論報施顧循涯而受亦所以
自爲惜福計也伏幸裁譽尚有別言

王對滄摠督

爵也歸臥七年日邇舊臺之下鄉人父老屈指

神明粹白使君至翁與養愚中丞未嘗不歎息
泣下也幸而白駒遁思肯愔然爲世道一出爵
草野病氓即不敢修只尺之間至于霽色在望
清風襲人更自願須臾無死以及見翁功名之
盛而乃茲瑤華遠逮滋令朽株倍萬徼榮感喜
無量方今時事洶洶獨喜公論在朝知推轂老
成而仍以高懷遠俗暫處不爭之地可謂龍翔
鳳舉無適非心若又生厭離想恐爲忘機鷗鳥
所疑幸深思之

張容宇給事

累閱邸報中籌邊封事真是精采不才向每笑
楊酋獨夫之說今更何如伏莽之戎能爲難首
不知老成何以策之歲月流駛先內人在殯候
已逾年不才淚眼雙枯更無一分生趣茲欲手
勒數行報命而不得更何心憂及世事兄久推
未下但可隨時隨地行志若發歸念恐

聖主復以積薪生疑進退愈難矣如何沈日峯
得何罪而去年不列於錄用之疏兄旣當路所

重望爲同鄉公論主盟不宣

申瑤泉相公

弟頃一事無聊亦欲學老丈寄情山水而足不能步口不能吟又以城中百禮坐此闕然兩度西遊俱不敢奉聞承教重以疎薄爲愧佳篇何不早賜使花神徼寵不至如今秋之零落矣所索諸種幸上海常熟花客正在弟所得附致使者然不能滿數以粗花數盆充之僅堪作種耳今花事正未闌老兄若有興何惜枉路百里借此一看東籬病人弟尚能策杖奉迎也

錢豐寰負外

吾輩老矣末年光景即尚能至百年亦何足玩把惟是目前遣得一分情避得一分事庶幾一日當一日乃不肖竟當爲情死矣死中之生賴有閒林野草與兄共之而恨不生兄之鄉相與婆娑六橋三竺間又恨兄不以自盟者見收爲同盟更以爲談門外憂惱之事使人悸汗雪涕一番然則教中所云懸車塞竇者其受用安在

也西湖無恙犬馬軀或尚能一來但恐驚動地
方且商量扁舟微服獨使吾兩人自知方可決
計耳

郝少泉侍郎

不肖識翁蓋自庶寮時晤言未旣肝膽已傾矣
旣翁典樞中外得預陪安攘未議竊陰歎翁淵
識壯猷寓指揮於鎮定如冥鴻未舉廟堂早以
安危倚翁豈至今今日東西旰食而憂諸虜哉
辛而追鋒詔下猶及翁據鞍矍鑠時不肖病廢
海濱私亦自附于彈冠之舊蓋茅餘芘微之沒
齒而乃今更聞天上好音與豐儀竝辱雖寒谷
之嘘春涸鱗之濡沫未足喻也伏惟老成出處
自關世道東山洛下豈以幡然損高翁試以身
處古人間勉爲其難且勞者耳

陳嵎陽太常

爵五年來每遇歲節輒避出遠境蓋盤中魚菽
市中燈火種種皆增悲之具膝前一兒雖百方
爲乃翁強咲稱觴對之轉復淒然若使者遲來

一二日則賤蹤亦當在山南山北矣

沈太素布政

承遠寄長箋公私之念種種銜刻西事決裂遂至此大征勢不可已螳螂怒臂終歸糜滅第惜宇內兵糧半耗於此寇平之後或恐有奸民悍卒窺朝廷之虛乘勢斬竿而起此非獨西蜀之患我丈一身之憂也

主上神明礦稅使者輒敢雲擾天下不肖一日未死敢忘杞葵之憂李督府文武異才比不知有何風指好事者已喧傳其厭兵謀支吾了事嗟乎使趙營平郭汾陽生今日亦當斂手退矣如何以物論揆之我丈秉鉞不遠且安排定見定力以待崇召不宣

周二魯尚寶

正無賴中忽接得萬里音聲中間垂階滿紙以外觀言之恰有一分近似正不知故人年來身病家難萬千難遣乃信古賢所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未是了語必須綴却生不如死一句乃

真光景真解悟耳聞兄北來情事亦不甚佳請
試以區區自比足可舒懷至如李和尚者詭言
怪行不佞亦是刺心然竊謂事既至此其人已
死其鬼不靈縱有二三徒黨未必能重起風波
我輩却當有圈熊檻虎作用不得更與之紛紛
鬪勝增其狂疾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生鍾間氣體備太和四方學者以
其言爲著蔡動爲矩繩出爲景星慶雲處爲伏
龍翔鳳蓋世法中道德聞望之盛皆老先生所
固有而所不知者壽考耳乃今九十康齡迄爲
清朝上瑞

天子且於存問之外議有特加此則典軼古初
事關元運即考載記所傳香山洛社諸公未見
有完福具美若斯之懿者也天祚明德其將有
意而里中後生敢私爲一鄉一家稱慶而已茲
已勉綴數言寓之潘方伯所再遣一觴代致千
秋之祝有如病力差強登堂尚有日也惟台慈

鑒之幸甚

申瑤泉相公

半月不相聞未審棲霞之遊竟得成行否向承示欲挈王子幻臨賞園菊今正花時小園雖無可觀而粗種未荒近又于上海覓得廿餘本庶不孤高興也遠左日夜徵兵內地騷然或宜爲當道言稍爲調停計可憐石司馬罪皆歸之猶記十年前老兄不用爲本兵受盡氣節諸君嗔諫今其何如耶即日面叙餘不及言

牛春字巡按

聞之道路稅使之害於貴部獨酷而吾臺颺發雲屏逆折亂萌然又迄得善代豈非神明樂相爲江南百億造命之主而爵也竊伏私慨以爲士風文體於世運尤緊關非吾臺則狂瀾決無東回之日想朝堂公論亦復不遠耳教中念及病體此寔坐從前寵祿爲崇方戢身杜門冀延餘福而江右一書生責爵苟恬隴畝不肯飛章苦諫可以發一笑也行矣自愛天下事所望于

正人正學不淺臨占報謝無任區區

馮琢菴侍郎

今日張郡丞辭行而台教適至彼此惜才一念各已罄竭無所復憾但地方失此神明吏而廣中二司擔此姤賢名不知公道謂何耳海鷗鳥久已忘機路見不平乃不覺氣血俱動旣而自笑此非道人本來面目而終未失赤子之心兄其以此觀人觀我因以自觀毋使人謂君相專言命可也

徐理齋總督

諸公有見聞者皆寒燠起居之私而吾丈兩札諄諄皆憂國苦言不肖簪履舊物寧獨無情然尚未敢信曠稅之事果出

聖衷否先時不肖在朝端倪已見爭之一二揭旋而默寢今廷議雖格挽回未必無機諸公但知東西用兵恐沸亂滋起以愚言之正恐外寧反生內憂耳塞虜遠徙好人怒獸未必有常丈其且寓揮霍于鎮定養由基之矢度不中不發

社稷之賴也病人久不談世務恃丈知己之愛
聊復及之

崔際虞御史

貴部當災徃鼎沸朝不圖夕之秋公之惓惓分
念于故人也去世情千里矣教中感及時變甚
是異常今中原尺土盡被爬騷緣路擔夫悉遭
操奪自古豈有此景象長遠無事之理公臺莫
便謂東事已安彼倭虜亦有耳我民籲呼愁歎
之聲明是一道火符矧揭竿而亂者又不必倭
虜也天下事至此以苦爭則中官震于威怒或
屏不奏聞以力爭則羣黨自挺風指或轉爲疾
毒公其以權輔正而行匪棘匪徐則救助一機
瞽夫久不談世務會公之知己聊復及之

李修吾摠漕

月望之日偶得報於郵中知
聖主已翻然改悔罷礦分稅曠止一新而隨繼
以吾臺加銜新命于時病骨頓起喜躍成狂誠
不謂一階半級於雅望增重而特以風雲蔚起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三十四
之期日月重光之象爵耄老餘生尚能拭目以
見太平豈非幸哉方與兒衡北望醴酒間而使
者忽來長箋盛貺公私之荷合併一朝乃觀教
中尚謾謾憂時惟恐補天無策豈得報反在賤
子之後耶間嘗思

主上神明年來舉動疑必有左右盜弄太阿欲
以威脅外廷計籠財賄者比聞新司禮領事定
知一番補救必有可觀而今果然矣吾臺骨鯁
名天下然在彼時不妨危身以觸奸罔在今日
則又當納牖以成大忠事卽有掣肘未盡如意
者毋急近功毋求全効大直委蛇以歲月計而
不以日計則芻蕘一得之愚也至如病身潦倒
恰正荅瑤老書以早休逃責爲幸而吾臺猥責
以東山之事此常文套語不望之於深知也來
頒何其鄭重旣不得辭於使者已將解衣推食
厚意盡數祇領此外雖不得槩承亦恐吾臺量
已量人不深譴過耳

孫見田知府

昔人泡影之喻大是達觀今不佞有兒吾兄有
壽親又有壯子當以悲喜輕重相推而行而尊
父色丹履健尤其重之重者養志之外可更萌
他念乎貴部出水火而就衽席兄真隨車露矣
彼璫旣知好名而兄又以名收之此緊關治標
上藥吾輩眼光且置之牛背上可也

杜太監守備

昔稅議初起時不才寔代庖閣中片語朝入夕
已報罷可見

主上真聖人其激而至今日則外廷之質直與
宵人之導諛固當有分任其責者以此尤服公
居功之慎防慮之遠即今內差旁午人百其念
公當十分韜晦以微詞至誠勸掖同事諸公而
不必自以爲名乃最上菩提法門也

蹇理菴揔督

故司馬雲齋翁之裔孫伊父新喪見停客館而
此子旣有差便力不能扶柩還鄉亦可悲也前
教中慨及時事意若有羨於不肖早歸之適理

則誠然然必如瑤老母婦俱存子孫無故而身
又得健履湖山松桂間或當不愧斯言耳

徐振雅御史

以足下才氣閱歷更深駕輕就熟無足爲公難
者時事非鄙人所知第請靜以鎮之平以調之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耳豫章賢縉紳
輻湊爰咨爰詢正不乏人輒勒數行以覆來教
諸不多及

樊棠軒崑山大尹

吾臺脫屣一官寸絲不絀此不肖生平飲水知
甘者以此別來不竟作白駒無益之想而獨傾
耳尊太公藥喜之報茲得教而喜可知也人之
訛言或謂上官不甚相知朱紫妬色亦莫須有
乃近境三百里內皆帖帖公論無復言者吾臺
其一意舞班扇枕以保太翁餘歲耳第六年官
橐不辦有祿養資吾臺清苦一生至此能不爲
太公作嘽貧想乃真學問也使旋手草此報命
諸不盡言

樊崇軒崑山大尹

從者旣行彌月而地方清風猶爾肅然則不佞
父子之馳戀可知也最可恨者向耳飛報以爲
扁舟携兩僕夜發雖崑城士民不及知比再捧
教始知臺檄未到仙蹤留候山間信宿而遠氓
失于追送愧悵何可復言顧切詳吾臺進止從
容如此必得太公萬安續報辰下舞綵翩躚真
不以三公換已使旋勒此數行致嚮往意感知
種種不盡欲陳

周懷白知府

稅事止而復行人心更爲擾動第適接沈少傅
書稱劉中使在浙頗以安靜得名則吾臺調維
上下不患無機非野人所敢出位而思也屬有
妄言時政者以爲幕官讞獄非宜不知其言亦
有萬一可採否恃公道義之雅敢密以聞

馬北溟郎中馬見素給事

爵也病伏海濱不復關公私一事猶憶先年附
驥尊公年丈金聲玉色故自依然乃茲忽得教

于兩兄始承有天上修文之報爲之驚悽流涕
不能已已人生朝露誰能自免尊公清白家聲
蟬聯子姓業已於世諦百全其又何假蕪詞爲
重而兩兄辱以寒山片石見委此誠後死之事
敢復例辭輒有私禱具在別箋惟哀鑒幸甚

吳安節御史

瀛嶼令姪至始承臺節有江右之行抑有愚論
方今疵政雖多而士人清議猶重牧民長吏多
循謹奉法者其窳要全在臺省監臨而吾丈以
醇德重望提衡其間太平之緒當自西江爲嚆
矢此非盲老所庸贅一詞也

高受所副使

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跣
跌終老之計雖老兄性能心好神王體強亦幸
以金剛杵勉摧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
乃爲大勇耳

房備吾巡撫

我公已飄然抗疏得

肯受代矣此見使者爲之惘然更爲之快然前
啟耐煩忍辱之規尚以功名勉今則相望山南
水北間翔鴻萬里風期更親不復爲公思人間
臭腐食世上冷熱面矣第此四字在朝在野俱
用着如不才近感里俗紛囂幾復興鑿坏投憤
之想此亦公練心一公案也

王宇泰檢討

天下旣曉然知義命所在則世上夢語其得行
希也其不得行則義也亦自可一笑置之矣然
命不在我而在人我之義却少差一絲一線不
得即如不肖往年與高主事力爭此義之不盡
分處至今以爲悔若僥主事則業已有兩疏抹
解兩疏薦用始終不曾負之小兒之行是不肖
使之男子堂堂正正無白日怕鬼之理而此兒
且前且却世道可知矣

沈蛟門相公

昨小兒衡行已具小啓附謝想尚以科場避嫌
未敢即達遙聞近時稅監章劾皆直委之撫按

而銓司得罪者止於降級留用即此二事不知
陰扶幾許國體人命而談者猶數傳我兄翁移
病卧家洒泣對客豈別有官闈中大疑大危不
可措力者耶此非野人所敢問兒歸乞一面示
確耗以慰懸懸

黃毅菴侍郎

此者檢張太僕所寓書讀之勤念滿紙重以古
人赤松綠野之適慰解離愁竊自愧兒女情濃
烟霞興少方強以撫松持菊畢餘年而消永日

幸膝前有孝見不忍聽去爲老人坐銅輟復還
行第見文體恠亂至此益羞詭遇使獨携南笈
以行嗔喜聽之人耳聞館閣諸相知貴同年何
以盡辭京試將毋懲噎遂廢食耶世嫌方重兒
衡具託之一報書而不必求見兄亦宜亮之也

馮琢菴侍郎

時事至此幾如破屋漏舟徼幸風波盜賊之不
作野人不能知遠止辦憂天而尊札獨推本我
輩好名輕言使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主上日輕士大夫痛哉乎膏盲砭石已頃之耿
操臺見聞亦略及此僕應之以古來理亂無非
天人兩參今聰明之士不少而臨局僨亂如是
冥冥中必有負之而趨者計其人久亦當自悔
而惜乎不可復及但苦累兄等百戰水火鑑中
耳比聞東西大定不肖殊不敢以爲喜而獨喜
外朝稍矜于清議未聞東京中貴賣官之端茲
亦混沌且鑿而廷推數格或未可盡歸

主上故人平日屈指命世異才能復有幾幸而
又處人人相信之地補天却日猶有一綫機關
竊惓惓以沉幾重發爲誠若此外自兄度內耳
出處事小安危事大丈夫業爲世所指名譬之
冶金躍出何所不如盡掃他念之爲快也

李九我侍郎

去離六載不佞哀病牢搔中亦嘗爲吾丈五閱
除書引領揆路然亦謂榮進分光察察相重正
不在此惟是口碑與誦日從舟車而東知今世
有晏平仲復生而不佞且遙綴執鞭之末雖不

徵一字已有餘榮矧茲華筵盛餉獎藉有加千里素風若在披挹則安得不自忘其愚賤飾身末路稱報知己顧狗馬日侵而耳剽世事恐終以債較敗局遺憂吾丈不佞死且不瞑尚何當齒牙之重敬謝使者不宣

沈蛟門相公

昨奉來箋詞旨悲棘有不能終日之狀老臣憂國自不嫌過然愚以爲未必至此

聖主自聰明其積疑致憤於外廷實外廷自爲矛盾以大權歸內而閣中恩禮未薄密揭什行二三故猶是轉移一機翁丈即自謂孤臣無所効力試令孤臣一朝解肩而使官家別用一番人肘掣且萬此矣此安危事體最近而機最細着一分龕心厭心不得詞林後進或可盡力一薦爲同升之助此美彼調漸扶元氣其功又在批鱗引裾上也何如何如中使雖四出然變亂數起

主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啣緊知人使中外

吏不走賣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一
半疲癯所見不過如此兒子衡因令一出赴試
然世嫌方重誠以場畢後方敢叩問幸一見而
遣之

馮勅齋治中

恭喜上壽八旬體履加健洪範之篇曰攸好德
既天表之應矣而栢醕椒盤供其燕喜菘香杏
暖行聽捷音不肖忝屬葶苈能不欣藉第盲老
子恨無登堂徼福之緣而小兒又在遠不得不
以蕪詞紕帕寓之一介奉祝惟台照不宣

屠赤水禮部

比偶見趙叔度云仙旌久憇虞山恨不早聞得
摳衣一迎侍也日月流駛爵今便爲六十七歲
人若道力果勝何至蹒跚對使讀教未終篇而
三起三卧也老兄乃天上謫仙人今日得早脫
塵鞅而從事玄同大覺之門蓋蒼蒼者實隱隲
之非不肖悠悠所敢望也根器旣劣又加以年
來七情膠擾久疾侵尋何足更煩齒譽哉賴天

之芘自以生平一片信心誓之生死然竟敢與
羣迷爭勝近有綿竹一僧來報化靈顯現顛末
相見一齋不敢輕和半語蓋處僕之地其理其
勢當然足下既審世多疑謗幸且膠口戢身靜
以君躁古不云乎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不肖千里芻蕘以此爲進耳然尚爲雕蟲夙業
所苦如何如何

習衣水豐滄

以燕隨採前傳之一介奉跡對台照不宣

書